

賴強系列著作之七

孔
學
漫
論

陸年昌題

創始艱難四十秋
鄉心聯絡遍全球
離人每有飄零感
羈客何堪寂寞心
致大天涯悲斷腸
誰能風雨化同肩
石牛早獻揮雲筆
氣睦平章仗壯猷

羅定市歸國華僑聯合會成立四十周年 賴強敬

羅定市歸國華僑聯合會
服務華僑譽滿中

陳序馬敬題



政協主席朱子文副主席陳大恒陪同陳本昌伉儷陳鏡海
伉儷等瞻仰羅定孔廟留影。



僑聯主席陳大恒與作者合影



羅定孔廟戟門



羅定孔廟大成殿



羅定孔廟內牌匾



羅定孔廟內牌匾

孔學泛論

目錄

孔學泛論自序	（一）
孔學泛論	（六）
孔學泛論書末結語	（二五）
跋語	（二七）
跋	（二八）
孔子小傳	賴 强（三〇）
孔子思想對世界的影響	陳本昌（三二）
李瑞環、李鐵映等國家領導人肯定儒家學說	人民日報李昭淳（三七）
孔子精神的現世價值	中華讀書報編輯部（三八）
存疑十年真相大白	陳 香（四四）
孔學新論	（四六）
大學章句朱注論正	（五四）
閒話朱文公熹	（六六）

奉答賴之權先生退休後記	汪芳淦	(六八)
當代孔學家兼詩人賴強小傳		(六九)
論語新論自序		(七四)
論語新論吳序	吳曉文	(八一)
論語新論梁序	梁伯群	(八二)
論語新論鍾序	鍾錫瑛	(八三)
半紀		(八六)
九秩生辰感懷並序		(八八)
給陳大恒主席函(一)		(八九)
給陳大恒主席函(二)		(九〇)
給陳大遠館長函		(九一)
再給中華詩人大辭典編輯函		(九三)
給義女小玲的信		(九七)
「孔子思想與二十一世紀」國際學術研究會綜述		(一〇二)
國際儒家聯合會在京成立		(一〇五)

孔學泛論自序

這個世界有兩本書最多人看。那就是西洋耶教之聖經，和中國聖人孔子師徒之論語。聖經是宗教教義。宗教是有組織的團體，全球一百二十多個國家，幾乎無處不有耶教教會，無處不有耶教教友。每星期最少要到教堂聽講聖經一次，所以看聖經之人就多了！中國儒家之論語，不是宗教教義。也沒有教會來宣講，也沒有教友非看不可之風氣。論語僅是學術性質和文學性質之書籍，愛看不愛看，純任人們的自由，論語不是宗教教義，所以不談天道，不談神道，祇談人道。而世界上看論語之人數，竟不少於看聖經之人數，這就顯示出論語具有無可比擬的崇高價值了！

論語原是孔子教授生徒，相與問答之詞，由孔門之徒子徒孫記錄下來的言論。實為孔子集上古學術大成之結晶。凡孔子以前的上古文獻，未經孔子整理校正，以授生徒，就無能流傳下來，而經過孔子校正輯集，以授生徒之詩、書、易、禮、春秋，都能流傳至今不衰，成爲儒家五經，可見孔子誠爲中華民族文化主流的儒家學術唯一宗師！孔子之學術思想，也就是儒家學術之源頭活水！是故孔子『一以貫之』之道，就是中華民族固有文化之根了！

我爲奉行國父孫中山先生『固有文化，須從根救起』之遺訓，誓要文起千古之衰。因此我曾於三十餘年前（即公元一九七〇年），爲駁斥程朱大學章句集注之全部義理，

以掃除程朱陸王以紫亂朱的偽孔學之依據，而撰著『大學新論』十萬言。不料近年海內外之國學大師，大院士，大教授，孔孟學會會長會員們，孔孟月刊大編輯，大作家們，依然還是大抄特抄宋明程朱陸王舊義理，而欺人自欺的誇稱日新又日日新之新見解。硬是堅持程頤『動以天爾』的四字真言，把曾參『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和孔子『忠恕違道不遠』的矛盾統一起來，誣賴忠恕是孔子『吾道一以貫之』之道。我因此又擬撰著『孔學新論』，以喚醒世之博學鴻儒，大院士，大教授，孔孟學會會長會員們，孔孟月刊大編輯，大作家們，對程朱陸王舊說之迷信！祇因我離家五十年，鬱處香江，公元一九九五年一場大病之後，體力心力，大不如前。尤其目力衰退，執筆維艱！而又找不到奮發為雄，不甘隨波逐流做大抄公的有志有勇之士，相與砥礪切磋合作！祇好單獨奮其夕陽晚境一點道德勇，當仁不讓，把原擬撰著之『孔學新論』縮水寫成『孔學泛論』一篇僅萬餘字之短文。連同以往在臺灣私營雜誌發表過有關研究孔子學術思想之文章，輯集成書，仍名為『孔學泛論』以見我縮水撰著之心路歷程！給讀者稍稍明瞭我寫作縮水之苦心孤詣！

我經數十年對孔子學術思想之研究，深知二千五百年來之無數學者，全都迷失了孔子『吾道一以貫之』之道！是導因於曾參年輕識淺時，對同門答非所問的謊謬胡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一言。計自曾參至今（公元二〇〇三年）已歷二千五百年了！在這二千五百年中之碩學鴻儒，何止恒河沙數！竟然無人提出確證來說明曾參所說的忠恕

之道，不是孔夫子之道。到現在僅有我賴強一人敢說曾參對同門答非所問，以不知爲知，誣賴孔子『吾道一以貫之』之道是忠恕。我賴強不僅敢說而又能提出第一手資料爲證，說明孔夫子之道，不是忠恕之道，而是仁道。試問今日望重士林之博學鴻儒大教授，大院士，孔孟學會會長會員們，孔孟月刊之大編輯，大作家們，公營報章雜誌之大編輯，文復會之推動委員們，有誰能不做大抄公？有誰能不跟隨宋明程朱陸王去跳糞坑，去吃大糞？他們既不敢說曾參忠恕之道不是孔子之道，也沒有才識提出確切證據來反駁我賴強之新見解！使我感覺他們既可憐！亦復可笑！而我也因此而常有『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之感！

按禮記載：魯哀公問孔子：『人道誰爲大』？假如孔子之道不是人道，魯哀公怎會以『人道』爲問呢？而孔子很乾脆地答魯哀公說：『人道政爲大』。這話無疑是孔子承認『吾道一以貫之』之道就是『人道』。人與仁兩字，在論語是可以通用的。故人道就是仁道。仁道亦就是人道。仁字是很古老之字。在甲骨文中即可見到仁字。孔子以前的上古文獻，卻很少用到仁字。就詩，書，易，禮，春秋五經合計，也見不到十個仁字！孔子是首先特別多用仁字之第一人。一部論語僅萬餘字。孔子師徒就說了一百又四個仁字！由此亦可見孔子之道必然是仁道！故孔子經常以仁教授生徒。我更進一層推想，孔子以前的文獻少用仁字，分明是尚未有仁道。孔子用仁字特別多，可知孔子必然是仁道之創始者了。

仁字是由人與二兩字組合而成。『說文』說：『仁，親也』。林義光以爲『二』是『竺』

字之省筆。竹厚爲竺。人二人竺。故仁，即厚以待人之意。『通訓定聲』說：『仁，本義爲親，乃親近之意。又二象天地。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但我綜合孔子師生在論語所用仁字之語意，是指人與人相處得很好就是仁。人與人相處得很好，是有多方面關係的，所以仁字之字義包涵很廣。臺灣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兼孔孟學會會長陳大齊百年先生所撰著之『孔子學說』一書，研究不出孔子之道是仁道。因而認爲仁是衆德之集合體。是孔子學說中五個中心概念之一。這也是『天下文章一大抄』的大抄公所蒙受大抄之累，致有此失，良可哀啊！

我是未得老師講授過四書之人，所以沒有先入爲主之偏見。故我之研究孔學，才能突破古今學者研究孔學之藩籬，而成爲二千五百年來唯一與古今學者不同之第一個人！不過，我雖獲得鶴立鷄群之研究成果，却找不到有識之士，相與砥礪切磋合作，因而時有高處不勝寒之感！

其實忠恕遠離了孔子之道，已經孔子在中庸說明了。又禮記所載魯哀公與孔子的一問一答，也已表明出孔子之道，是『人道政爲大』的人道。孔子也曾在論語中說明他自己『一以貫之』之道的內容，是他自己『多學而識之』的許多『藝能鄙事』，許多知識，許多德行。曾參所說的『忠恕之道』，祇是孔道中許多德目中之兩個德目罷了！怎可以偏概全，說忠恕是孔子之道呢？尤其是恕字，在論語中是坐冷板凳之德目，更不足以爲孔道中三十多個德目之代表。可見曾參『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之言，是以不知爲知的

胡言亂語了！

但是現今之『望重士林』的博學鴻儒，大院士，大教授，孔孟學會會長，會員，公營報刊雜誌之大編輯，孔孟月刊之大編輯，大作家，文化復興推動委員會們，全都沒有才識反駁我賴強之新見解，却能朋比爲奸的不許我賴強具有真知灼見之文章，在公營報刊雜誌發表！而他們則依然堅持跟着程朱陸王去跳糞坑，吃大糞！捧着曾參『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這句話，藉程頤『動以天爾』的四字真言，夾硬誣賴忠恕是孔子之道。說是憑一點仁心貫通天下萬理，就是夫子『吾道一以貫之』，以欺人自欺！真是令我百思不得其解！這也是使我深感『高處不勝寒』的原因之一。

程朱謊謬之論，何以反比孔子之言更得後世博學鴻儒們相信？是不是程朱之言，比孔子之言更爲合理呢？不！不！程朱都是空有文彩，毫無實學之綉花枕頭罷了！他們的話是很幼稚可笑的；是沒有根據的無稽之言！朱氏說：『曾參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盡已推己』一語，不見於論語書中，怎會比在論語說了一百又四個仁字更著明易曉呢？朱氏這些話，不但不合情，不合理，而且也沒有根據！尤其是朱氏說：『借學者盡已推己之目以著明之』。然則這位學者之聲名，必比孔老夫子之聲名更響亮，更值得信賴，更多人崇拜的了！否則其『盡已推己』之目，怎能比孔子之仁道更爲著明易曉呢？而這位聲名超過孔子之學者是誰？是那個朝代之有名人物？朱氏爲什麼不肯順口坦然說出來？顯見這是子虛烏有的無稽之謊言了！但九百

年來至今之博學鴻儒，大狀元，大進士，大舉人，大院士，大教授，大編輯……等人全都對朱氏此一謊謬無稽之言，深信而不疑！基於此一事實，可見代代相傳由大抄公作育出來之學者，也祇是一批新大抄公而已！這也是我深感『高處不勝寒』的原因之一！

有上述的四因，我初意擬找有志有識之士，以為互助合作，切磋砥礪的想法，可以休了！好好自我督促，自我奮勉，憑我自己夕陽晚境的一點道德勇，當仁不讓，獨挽狂瀾於既倒，達成我平生所抱負的『文起千古之衰』。把中華民族固有文化，從根救起。聊盡我身為中國人的一份責任！亦聊盡我除役老兵報國之丹心云爾。公元二〇〇三年歲次癸未新春瀧西九一叟賴強之權自序於香港旅次。

孔學泛論

公元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發動全面侵略我國，經八年之久的苦戰，日本力竭失敗。於一九四五年秋宣佈無條件投降之後，日本朝野痛定思痛！覺得張學良少帥以東北邊防長官之職責，擁有裝備與日本皇軍同等優良，同等訓練有素的步、騎、砲、空各軍四十餘萬兵員，不敢與遣駐中國的日本關東軍一個加強師團兩三萬兵員作戰！竟然一槍不發的於三個月內，將東北九省三十多萬平方公里的錦繡山河連人帶土的白白送給日

軍（是否中了偽儒學的遺毒甚深之影響，我百思不得其解）！何以我裝備落後陋劣如乞丐的中央軍，在內亂二十多年間，民窮財盡又無外援，還有喪心病狂之奸民協助日軍，擾亂中央軍後方之際，中央軍竟能獨立抵抗日本陸海空三度空間立體作戰侵略我國五年之久，且屢敗屢戰，士氣依然旺盛如初，這是什麼原因呢？日本人認爲是與中國人奉行孔子儒家思想文化攸關。

二十世紀末期，日本朝野掀起一股研究孔子學術思想的熱潮，每晨閱報常拿論語來與時事新聞相參證，真是做到寢饋於孔子學術思想之中了！然而，日人之所以熱心鑽研孔子學術思想，其主要目的，不是爲了研求學問，而是爲了「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是爲他日第二次執行田中奏摺再度侵略我中國計劃作準備！日本爲掩飾其居心不良，故意誇稱：「要使中國國學，也如中國圍棋，中國書法一樣，非先來日本登龍，不能成爲中國國學大師！」

現在暫且不談日本人居心如何，但他們肯研究肯努力，總是會有進步的！不像我們的碩學鴻儒固步自封，仍然承襲前人大抄特抄的甘心做大抄公！前人做大抄公是情有可原的，因爲自南宋後期，欽定朱熹四書集注，爲學官考訓取士之準繩，明清兩代相沿不改。凡人想出仕做官爲國效力，就非從科舉考試出身不可。要想從科舉考取舉人、進士、翰林學士、會元、狀元，就非大抄特抄朱氏四書集注義理不可，尤其是四品以上的京官非得考取進士出身，是絕對昇不上的。於此可見大抄公之吃香了！民國以後，雖然廢了

科舉，但一般士林全是上代作育出來的新大抄公，三四十年前在臺灣國民政府當權之大抄公，他們又大抄特抄朱氏四書集注，編輯爲「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作爲中學生必讀課本，這就是代代承傳的作育出大抄公之原因。須有宏大魄力與高絕千古之才識之士，出而消滅程朱以紫奪朱之僞儒學，才能正本清源，否則，其禍害是不堪設想的！據清代學者顏習齋說：「前之居汴也，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後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而乃前有十數聖賢，上不見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將之才！拱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與豫矣！後有十數聖賢，上不見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將之才！拱手以少帝赴海，以玉璽與元矣！」相承至清末，則有丘逢甲筆下的「宰相有權能割地」，再下至民國，則將軍有力奉送東北九省給日本關東軍，若再任其推展下去，可能就是總統甘心奉送中國給帝國主義了！這是因爲程朱之學不近人情，違背人性，真可謂高山滾鼓不通，不通，又不通之學！孔子是絕對不說不近人情的話。例如朱熹主張「必有以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慾之私」，這是古今大抄公們最稱賞的兩句金言！而孔子則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孔子是不談天道的。故以深識孔子爲人的子貢也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又孔子是承襲上古「天生蒸民有慾」的學術思想之儒宗，他自言有發財的慾望，他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孔子是很有趣味之聖人！他認爲父或子有醜行，不應互揭瘡疤，應該「父爲子隱，子爲父隱」（見論語），才不失父子親情！由此可見孔子絕對

不會同意朱氏「必有以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慾之私」的主張了！我再舉鄭成功和岳武穆的歷史事實來說明朱氏偽儒學，與孔子真儒學不同之處，使大家瞭解朱氏見解誠爲誤己誤人，誤國家，誤民族之偽儒學！

（一）鄭芝龍率部衆降清，其子鄭成功苦諫，芝龍不從，成功也是抄襲朱氏四書義理而成爲明室生員之士，他對論語里仁篇十八章：「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信從朱氏集注之解釋，覺得父不納諫，爲子的便應從父心志降清，才合乎孔子訓言的孝行。如以生員忠於明室，獨自率部抗清，則有違孔子之訓而淪於不孝了！他在進退維谷之際，決心率自己所部效忠明室，繼續抗清，爲免被譏違背先師聖訓，祇好放棄生員身份，到孔廟焚還儒服，並祭告先師說：「昔爲儒子，今爲孤臣，向背去留，各行其是，謹還儒服，惟先師昭鑒」，以大抄程朱之學而獲得進士出身的臺灣巡撫沈葆楨，亦認爲鄭成功事父母，幾諫；見父芝龍之心不從，成功便該恭敬不違父心志，跟着父去降清，做賣國賊，勞而不怨，才是孝道，才不違背先師聖訓！但他是明末生員，降清則是不忠於故國，也違背了先師聖訓！忠於故國，則又不孝於父，忠孝不能兩全，實是人生缺憾，也是無可奈何之境遇！這缺憾是天意，應將此缺憾還諸天地，這樣就使鄭成功沒有缺憾了，雖不能算是完善的正格完人，也可算是創格完人了！沈氏便將此意作成對聯，懸掛在成功廟中，其聯云：

開千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

極一時無可奈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

其實孔子說「又敬不違，勞而不怨」之意，是說恭敬不違背禮法，不可怨嫌再繼續勸諫爲煩勞，因爲禮主敬，不敬就是無禮。這個「不違」和孔子答孟懿子的「無違」是同一語意，都是說不違於禮，無違於禮。孔子是以言教身教，對弟子教忠教孝，而又知禮之至聖先師，而且又是當時尊周讓夷的支持者，絕對不會像朱夫子教人不違背父母心志，跟隨父母去做賊做寇，做賣國賊，才是孝子賢孫，這樣不合人情的話！就是程朱僞儒學和孔子真儒學不同之處！

(二) 岳武穆奉金牌之召去死，九百年來的古今大抄公僞儒學的碩學鴻儒和大教授們，則無不稱譽爲恪遵母訓，精忠報國。然而在孔孟真儒學的眼光看來，則岳武穆之奉金牌之召去死，是陷君父於不義！是徒死無益而有害於己，有害於中華民族的，試看論語憲問篇第十六十七兩章，子路子貢都因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能死，而懷疑管仲非仁者（意即不合做人之道）？以問孔子。孔子告訴兩弟子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溝瀆而莫之知也！」又說：「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假使岳武穆不是中了張程朱陸僞儒學之毒，不奉君命去就死（岳飛奉召時，曾有數人先後勸他不可奉金牌之召，免遭奸人殺害。其親信家將等在岳飛死後去行刺秦檜的那位施姓小校也曾勸過元帥），而奉行孫子兵法：「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教，一意揮

軍北伐，直搗黃龍，收復國土，使長江以北之千千萬萬同胞及其子子孫孫，免於做被髮左衽之亡國奴。然後奏凱回朝，斬殺奸臣，以清君側，而一匡天下，歸於政者正也，其功豈不是比管仲更偉大十倍嗎？孔老夫子天上有知，能不連聲大呼「如其仁，如其仁」的浮三大白嗎？就因為如此岳飛是中了張程朱陸偽儒學之毒，明知奉召必死，也要奉召，以盡愚忠。遂致九百年來，無人不罵宋高宗是屠殺賢臣之昏君，這就是陷國君於不義了！這又可見程朱之偽儒學，誤己誤人誤國家，誤天下後世之實證了！

程朱畢生致力於儒家經典注釋，怎會淪為不近人情，違反人性之偽儒學呢，因朱熹少年時先學了一點佛教的皮毛佛理，才拿其僅得佛教皮毛粗淺之佛理，以注釋大學章句，融佛入儒，趨歧而不知反！卻被後來大抄程朱之學的大抄公們奉為新儒學，並把朱熹送進孔廟奉祀，馴至以紫奪朱，以程朱之學取代孔學了！程朱信奉曾參「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之言，認定孔門七十二賢中，「惟顏回曾參獨得孔道之宗」。硬把忠恕誣賴是孔夫子之道，其實曾參在孔門弟子中，年紀較輕，入孔門較遲，大概十七歲入孔門求學，越十年孔子死，曾參才二十七歲。我根據曾參唯唯以應的態度來觀察，可見當時入孔門不久，縱然不識孔子之道也不敢發問，祇有唯唯以應了！等到同學問他「夫子說什麼」？曾參臉皮薄，不好意思說，祇得以不知為知地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我認為雖然曾子此時未識孔夫子之道，亂說是忠恕，但後來曾子是認識孔夫子之道是仁道的，因為論語泰伯篇第七章曾子曰：……仁以為己任……。又子張篇載，曾子和子

游都說子張「未仁」，「難與並爲仁」。可見曾子後來是知孔夫子之仁道的，否則他怎敢說「仁以爲己任」？又怎敢批評子張不仁呢？但是宋代那批理學宗師如張氏父子，程氏兄弟，與朱陸等人，則到死之日，也未能窺見孔夫子之道，是什麼道！他們還侈言讀聖賢書，我真替他們臉紅，不知他們所讀的是那個聖賢之書，竟還大言不慚地說：「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爲往聖繼絕學」！又說：「參天地，贊化育，建體立極，經緯萬端，而一以貫之」；即是一點仁心貫通，自一身以至國家天下，都是這點仁心來貫通，就是吾道一以貫之。民國六十五年以後，有位以抄襲朱氏之學而「望重士林」的大抄公教授集襲各理學宗師語意製成一表如下：

盡己之謂忠 一 盡己——反求諸己——內（主觀面）——成己——一合內外之道——仁道

推己之謂恕 一 推己——推己及人——外（客觀面）——成物——一

首先從這個表來看，既然是盡己，推己了，那裡還有自己？若沒有自己，又那裡還能成己，成物？主觀客觀在論語有根據麼？沒有根據就是胡說八道，是放屁！況且就此表本身來看，分明是二以合一，而不是一以貫之，而其內外合成之道就是仁道，可見其仁道即是忠恕之道，忠恕之道即是仁道了！又此表所列之內容是：盡己，推己，反求諸己，推己及人，內（主觀面）外（客觀面），成己成物等等東西，總共是十項名目，而這十項名目中的（主觀面）（客觀面）兩項是論語一書所沒有的，大概是從蘇東坡「想當然耳」中得來，這就是大抄公們憑其才華來創新之表現，甚是可憐！可憐！

其次，張程朱陸，尤其是朱氏，都是理學新儒學宗師了，他們吹牛說：「爲天地立心，立了什麼心？立了以二帝畀金，以汴京與豫之心麼？爲生民立命，立了那被囚在黃龍府的徽欽二帝之命麼？立了長江以北被髮左衽的生民之命？抑或立了卑田園詩丐之命？又吹牛說爲萬世開太平，爲南宋末期之世開太平麼？抑或是爲明末之世開太平？而古今的大抄公們還常引此不着邊際之空言，來向世人獻寶，居然還能嚇倒無知識的知識分子，而獲得「望重士林」，可見吹牛皮是不需本錢，並能大獲其利！而張程朱陸這批理學宗師大學者的吹牛工夫，實已到了超凡入聖之境了。不過吹牛終歸是吹牛，吹牛是不會成爲事實的！我屈指一算，自朱熹集宋學之大成後，竟成爲以紫奪朱的新儒學大宗師，他們吹牛說：「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爲往聖繼絕學」的話以後，第一個萬世開太平是亡在忽必烈！第二個萬世開太平是亡在順治皇帝！第三次萬世開太平是幾乎亡給日英俄三國之提議瓜分中國！第四次萬世開太平亡於英法俄德日五國在瑞士九國之會議瓜分中國！幸得當時在法留學之王寵惠，熟知其梅縣同鄉黃遵憲早年所籌破瓜分之局的良策，說服美國，力主利益均霑，門戶開放，才力挽狂瀾於既倒，訂立了保全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的九國公約。我……我每次想起這段歷史，都痛心疾首於這批大言不慚，並無實際才識之大抄公空心的學者們，至今依然祇知教學生再抄九百年前程朱舊義理，而自吹爲日日新，苟日新，又日新！真是可悲的了！

我依孔子「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述而篇第八章）

的教學態度，推想孔子對曾參說「吾道一以貫之」之後，必然還有後續之教言，只因曾參唯諾以應，不憤不悱，所以孔子不再說教了！而孔子問子貢「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假如子貢僅答「然」，而沒有「非與」之問，我猜想孔子也會像對曾參一樣，沒有後續語了。但因子貢有「非與」之問，孔子才說：「非也，予一以貫之」。我認爲這兩句一以貫之之語意，都是相同的，同是指孔子自己所倡行之仁道來說的。朱氏把對曾子說的「一以貫之」，說是「以行言」。對子貢說的「一以貫之」，說是「以知言」這樣分開來研究，所以無從領會孔子語意。對前者花了五六百字，解釋得一榻糊塗！或說「渾然一理」，或說「未知其體之一耳」，或說「一理渾然」，或說「萬殊之所以一本，一本之所以萬殊」，或說「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又引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這不是越說越糊塗嗎？這些話在論語裡是毫無根據的，祇是程氏鬼話連篇而已！朱氏對後者的注釋說：「一貫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此以知言。」又引謝氏說：「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偏觀而盡識，宜其以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余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這段花了一百一十多字的解釋，不但比擬不倫，而又幼稚可笑，如諸葛亮前出師表末句：「不知所云」，像謝氏這樣的草包，亦祇有不通之崩的新儒學宗師朱文公朱熹，才會對他

欽佩，引用他的胡言亂語作注解，這大概是物以類聚吧！

按自曾參初入孔門不久，年輕識淺，誤會孔子「一以貫之」之道爲忠恕！後人失察，將曾參以不知爲知所說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的話，輯入論語書中，首開後人誤解孔道之端！秦火而後，漢代復興儒學，司馬遷誤會孔子之道在春秋，自以爲作史記係承傳孔子之道。其實只是仁道思想之史事例證，而非「一以貫之」的具體仁道。

兩晉隋唐之世，去古漸遠，以韓愈之文學修養功深，雖見到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儒道承傳之跡，而未能得見孔子集大成之後，一以貫之的人道！所以他之原道文中誤會大學之道，認爲「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可惜！可惜！

至於專事注釋經典之較爲著名的學者如王弼，他說：「貫，猶統也。夫事有歸，理有會。故得其歸，事雖大，可以一名舉；總其會，則理雖博，可以至約窮也。譬如以君御民，執一以統衆也」。但事有歸，歸向那裡？怎樣歸法？又怎樣以一名舉？理有會，會向那裡？怎樣會法？又怎樣總其會？古今八表之事何其多，而可以一名舉的這個一名，是個什麼名？這個一名舉那一點與「吾道一以貫之」有關係？天，地，人三才之理何其多，誰能總其會？怎樣總法？又怎能至約窮呢？約窮又與一以貫之何關？其次；對事，則得其歸之後，才以一名舉；對理，則總其會之後，才至約窮。此二者分明是各自演進，絕無「一以貫之」的情狀，怎能用來解釋「吾道一以貫之」呢？王氏最後又以國君御民爲喻，更是莫名其妙！國君日理萬機，怎能執二不變？況且孔子說：「窮則變，變則化，化

則通」。孔子是主張處事應知權變爲最理想。論語子罕第二十八章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顯見孔子是不同意執一不變的！

王弼之後有皇侃，他多數採取王弼的見解，僅稍作修正說：「如繩穿物，有貫統也……：惟用一道以貫統天下萬理也」。這是以繩喻道，是說用一道把天下許多理貫穿統合起來。「之」則和王弼一樣是指天下萬理。而皇氏所說之「一道」，是「忠者，情之盡也。恕者，反情以同物也。未有反諸其身而不得物之情，未有能全其恕而不盡理之極也。推身統物，窮理適盡。一言而可以終身行者，其爲恕也」。我總結皇氏這兩段話，其意之所指祇是一句話：「我以一恕道貫統天下萬理」。那更是狗屁不通之論！試想什麼事都一恕了之，天下還有不大亂之理麼？

在程朱之後，研究吾道一以貫之的有：王念孫、阮元等人，他們對王弼、皇侃、程朱諸說都不苟同。而另外提出他們自己的見解說：「貫，行也，事也。「吾道一以貫之」，此言孔子之道，皆於行事見之，非徒以文學爲教也。一與壹同，「一以貫之」，猶言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王阮二人此一見解，與孔子篤行實踐精神符合，所以大抄公學者們所掌握的孔孟月刊十三卷第三期的「論語異解」便認爲最爲具體切實，宜可採信。其實，一個原係動詞的「貫」字，既解作動詞的「行」字，同時又解作名詞的「事」字；這豈不成爲亦男亦女，不男不女的陰陽人嗎？王阮兩位蒙古大夫把「貫」字的詞性，由動詞變成了既是動詞也是名詞的兩性詞；仍嫌不足，還要表演一道對湯頭加減工夫，於行事之

下，另加一味天外飛來的奇藥「爲教」二字。使孔子「吾道一以貫之」變成：孔夫子之道，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王阮二人這樣增義解經，是可悲？抑或是可笑呢？

阮元之外甥，曾從阮氏遊學的焦循，卻不同意王阮二人之論，而另外提出他自己的看法，他說：「夫通於一而萬事畢，是執一之謂也，非一以貫之也。舜於天下之善無不從之，是真一以貫之！以一心而同萬善，所以大也！一貫則爲聖人，執一則爲異端」……「使楊子思兼愛之說不可廢，墨子思爲我之說不可廢，則不執一矣。聖人之道，貫乎爲我，兼愛，執中者也。……善與人同，則人之所知所能，皆我之知所能而無有異」。焦氏之意要大公無私，對人對物兼愛的墨子，不排斥自私爲我的楊朱，還要包容他。而自私爲我之楊朱，也不排斥大公無私，對人對物兼愛的墨子，還要包容他。因爲聖人之道，是貫乎爲我，兼愛，執中三者在一起的。還不僅是互相包容，還要像舜帝一樣把他人之善，他人之能，視同自己之善，自己之能，而無有異，這樣才够偉大！焦氏這個視同哲學，在現代的劫匪中大行其道！現在之劫匪，無不把銀行之鈔票，視同自己之鈔票而無有異！這確是妙絕塵寰之哲學！

因爲從政者自古至今，全都是孔夫子所噫爲「何足算也」的斗筭之輩！他們沒知識分別人才，就祇好像嚴前總統家淦先生文化叢書序文所言，專向「望重士林」的大抄公找人來掌理文化、教育事宜。時至二〇〇〇千禧年的秋天，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在臺灣已大呼大叫復興中華文化三十多年了！而臺灣中華文化不但未見復興，反而有每

況愈下之事情，我不定期買了幾期孔孟月刊來看，依然全是抄襲九百年前程朱義理，例如對曾子所說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氏原釋說，夫子之道以忠爲體，以恕爲用。以一恕貫通天下萬理，而成爲渾然一理，就是夫子的「吾道」。所謂「渾然一理」，說來說去，歸結依然是以忠爲體，以恕爲用的忠恕之道！這就說明忠恕應作一事看，不應分作二件看！今之大抄公則除大抄程朱舊說而外，兼抄近人陳大齊所說，仁是孔學五個中心概念之一，是十多個德目之集合體。因而說孔子忠恕之道，是靠一點仁心去貫通天下萬理，便是「一以貫之」的「夫子之道」了！

我在臺灣，曾購閱一本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邀聘「望重士林」的大抄公執筆撰著「孔子的學術思想」的書，書中當然是跟着九百年前朱氏的新儒學舊說來窮嚷！也跟朱氏捧曾參之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誣賴是孔子一以貫之之仁道！

對喜歡之人，經常說及，對討厭之人，絕口不提，這是人情之常。孔子之道，若不是仁道，何以孔子師徒在論語說了一百又四個之多的仁字呢？孔子之道若是忠恕，何以一部論語，孔子僅說過兩個恕字那麼少呢？難道孔子和他被稱爲七十二賢的學生，全都是不近人情，顛三倒四的怪人麼？

其次，論語說了一百又四個仁字，不比僅說過兩個恕字詳盡易曉許多麼？而偽儒學大宗師朱熹反而說：「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這豈非朱氏胡說八道的鬼話麼？我試問大抄公教授們「盡己推己」四個字孔子

師徒都未在論語說過，怎會比說過一百又四個的仁字，反而著明易曉呢？

曾參所說的忠恕，既然不是孔夫子之道，然則孔子有沒有說其道是什麼道，而道之內容又是什麼？當然是有，祇因古今大抄公們有目如盲，看不見而已！禮記載魯哀公問孔子：「人道誰爲大」？孔子答說：「人道政爲大」，人與仁同。這就是孔子說明自己的仁道以政道爲主要內容。又論語衛靈公篇第二章，孔子和子貢的問答，就是說明孔子的仁道，是孔子把自己多學而識之的許多東西，經過一以貫之而成的。孔子多學而識之的是三十多項德行，許多知識，許多藝能。這許多德行，許多知識，許多藝能和爲政之道，都是孔子用來組成仁道的內容質素。由此一說明，亦可證明程朱和南宋至今的大抄公碩學鴻儒，以及現代新儒學大教授都未能窺見孔子之仁道！孔子之仁道，本是人道也就是做人之道的全程，怎麼會以政道爲主要成份呢？論語爲政篇第二十一章孔子說：「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政？」這是孔子說明做人之道，就是爲政之道。所以政道是人道之主要成份。我這些探討，都是論語裡所載有，哀公問人道之事，則見於禮記。綜合起來，孔子「吾道一以貫之」的「吾道」就是孔子之道，是由孔子多學而識之的三十多項德行，和所學得的許多知識，許多藝能鄙事，合共組成的。可見忠恕是孔道中三十多項德行中之兩個項目而已，不能泛指爲夫子之道也！例如議會，是全體許多議員合成的，就不能對其中一二位議員指稱爲議會，是一樣的道理。程朱時代沒有議會，程朱不明此理是情有可原的。現代望重士林的大抄公教授們，對議

會之組成耳熟能詳，卻盲目盲心的跟着朱熹曾參窮嚷「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如此這般，還有什麼意思呢？

清代袁子才，他以二十四歲考入翰林院，自是天賦聰明之士，對宋代新儒學和詞章學都有相當研究，否則他不能以抄襲欽定朱氏四書義理來考取舉人，以詩賦詞章來考取博學鴻詞科之進士，去參加殿試進入翰林院了。他可能因分心於詞章，不專心致志於宋學，對理學新儒學之研究，尚未至中毒程度。因而認為朱氏融佛入儒，似有未當之意。有人替朱氏辯護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袁枚卻說：恐怕朱氏久處虎穴中，已作牛哀之化而不自知！的確，朱氏一生研究孔道，都是主靜，這確是已作牛哀之化的事實表現。其實宋代新儒學派不僅朱熹一人未得見孔子之道，所有宋代理學宗師，和大抄朱氏四書義理而考取舉人、進士、翰林學士、會元、狀元之學者，以及承傳以紫奪朱的新儒學者，以大抄特抄朱氏四書集注義理而獲得「名列士林」之大教授，大學者，他們全都有目如盲，看不見孔子一以貫之的仁道！因為，他們都跟着程朱把「一以貫之」句憑空亂解，或說一是渾然一理！或說一是一名，或說一是一點仁心。或說一與壹同，是一切的意思！對貫字、之字的字義，也是衆說紛紜，莫衷一是！

我覺得要了解「一以貫之」句子的意義不可憑空研解，最好找一句同句型的句子來比對研究，就容易瞭解了，我現在研解如下：

吾錢一以貫之

吾道一以貫之

在右句吾錢一以貫之的解釋，一般人都曉得是說：我的錢是用一條繩子把他貫串起來的。右句中之「一」字，大家都明白是一條繩子，因為這是人人見慣的事實。「貫」字，大家都曉得是貫串的意思。吾人到寺廟觀光，常見賣紀念品的攤位上，懸掛着錢劍售賣，那錢劍是用紅色繩子，把光緒錢貫串起來，構成一柄劍形。所以「貫」字可以解釋為貫串或組織講。「之」字則是迴指句首的「錢」字，而不是指句中所無的天下萬物；「一以」，就是「以一」的倒裝。

故此，右句「吾錢一以貫之」即是說我的錢是以一繩貫串它。因此「吾道一以貫之」的一字，應解釋為一個體系或一個系統，或一個方法。「貫」字亦是解作貫串組織。「之」字也是迴指句首的「吾道」。故此——「吾錢一以貫之」，就是說我的錢是用一條繩子把它貫串起來。——「吾道一以貫之」，就是說：我的道是用一個體系（或一個系統？方法）把它貫串組織起來。所以句末的「之」字，是迴指句首的「吾道」，絕對不是指句中所沒有的「天下萬理」。這批古今理學亦即偽儒學的無數碩學鴻儒大教授大學者們，連吾道一以貫之句中的字義都不瞭解，怎能看得見孔子一以貫之的是什麼道呢？

不過，現代的大抄公教授學者，比古代的大抄公會元、狀元聰明多了，青出於藍而綠於藍了。他們自己無才識求進步，祇懂得抄襲九百年前程朱老古董，是他們的學識落伍了九百年，自己追不上時代！他們卻先下手為強，反過來說孔子之學術思想落伍，是封建思想不自由，不民主！是二千多年前農業社會之學術，不適宜今天日新月異的工業

社會！這是孫子兵法中，以攻爲守之上策！也就是小人儒之可畏處！

事實上，亞聖孟子認爲孔子是聖之時者！也就是說孔子之學術思想，永遠都不會落伍，永遠都能把握時措之宜。有一位原籍廣東羅定的旅美華僑陳本昌博士，據他於「孔子思想對世界的影響」一文中說：「法國大文豪伏爾泰盛讚「中國儒家政治思想，爲世界最完美的思想代表」，並尊孔子爲「十八世紀歐洲啓蒙運動的大恩人，大聖人。孔子學說是極純粹的道德。不談奇蹟，不涉玄虛。人類的智慧不能再有比中國政治更優良之組織」。法國另一位大文豪白呂尼慈爾說：「法國革命的原理，是由崇拜孔孟學說的哲人所發動的」。又另一位學者布倫退爾也說：「孔子思想，使法國人起來革命」！又法國百科全書派領袖第德洛，他承認中國文化在各民族之上。讚揚孔子之理性儒教，及其倫理學和政治學。費爾巴哈以爲政治的根本法，應當與道德相結合！而世界惟一實行此理論的國家就是中國！他在其所著的社會體系一書中，公然宣稱：「歐洲政府必以中國爲模範」。德國柏林大學學術院首任院長萊布尼茲說：「西方哲學如算學、人文學、倫理學、形而上學等，固超出東方。而中國的實際哲學和政治道德，實遠勝吾輩。孔子對公私生活，井然有序，可謂已無餘憾。此種偉大完善的政治哲學體系，得以出現世界，使歐亞兩大文化互相補益，實爲天命」！

一九四二年十月，美國副總統華萊士曾廣播說：「中國哲學與其國民心理趨向之民治，對西洋政治哲學實有重大的影響……中國文化實爲啓發西洋民主政治之源泉！亦爲

製造西洋民主政治之一動力」，近年美國駐華大使安克志也說：「中國哲學思想和道德，與西方技術廣泛交流，結成碩果，雙方獲益無量；且曾助成了歐洲啓蒙運動，此一啓蒙運動以後，便成爲美國獨立革命先哲傑佛遜等作爲吸收知識的源泉。」

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說：「西方科學是其特長，但是講到政治哲學，西方還求之於中國。」

可見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其學術思想，竟是現代民主政治之源頭活水！也是促進民主政治之原動力！由陳本昌博士之研究，證實孟子讚孔子爲「聖之時者」是正確不錯之論，其實我們中華民族上古有兩位聖之時者，這兩位聖之時者是一文一武，其學術思想都是產生於同一時代；都處在封建思想殘破，郡縣思想鼎盛的農業時代。我鄭重的告訴現代那些不學無術，而仍以大抄特抄九百年前程朱舊義理而獲得「望重士林」（前總統嚴家淦先生的文化叢書序文語）的大學者，大教授們：文的聖之時者當然是文宣王孔子，已見於上述，不必再贅了。武的聖之時者就是孫武子，孫子兵法之戰爭思想也是產生於上古以弓箭爲主要戰爭武器的農業時代，歷經了槍炮時代，由陸戰而海戰，由陸海戰而空戰，由平面戰而立體戰，由立體戰而太空戰，由國際的太空戰之今日，而推論至將來的星際太空戰，亦無不以孫子兵法爲依歸！

更不論是軍事戰爭，商業戰爭，經濟戰爭，祇要是戰爭就適用孫子兵法！不論是上古社會，現代社會，將來的社會，祇要是人的社會，就適用孔子「吾道一以貫之」的仁

道，也就是「人道政為大」的大學之道！目前臺灣方面的當權文化界之國學大師，大教授和被嚴總統譽為，「望重士林」的大作家主持教育，文復會，孔孟學會，孔孟月刊，中央月刊，中央日報，中華日報等等的當行文化界人士，全是阻塞賢路之大抄公！他們的拿手好戲就是排除異己！凡是不肯隨波逐流，抄襲九百年前程朱舊義理，說「親當作新」的文章，便以稿擠退稿，甚或一聲不響便丟入廢物字紙簍中，一概藉他們當權之權力，不許在公營的報章雜誌發表，這是我親身的經歷。所以掌管教育大計者三十多年來，都祇呼朋引類，專用大抄公來推動復興中華文化，何異緣木求魚！

於今，惟有憑我賴強不甘做大抄公的堅定意志，以超越古今大抄公之才識，奮其獨挽狂瀾之豪情壯志，並糾合好學有為之青年學者，共同來發揚真正儒宗孔子之仁道，人道，政道，三位一體的一以貫之之道，也是孟子所稱：「達則兼善天下，不達亦能獨善其身」的孔子以「政為大」的做人之道！亦惟有孔子這三位一體的做人之道，才能措天下於大同之治！這孔子之道就是仁道，又或稱為人道，也就是子思所述的「大學之道」！凡我中國人，勿再被宋明以紫奪朱的偽儒學（即宋明理學）所欺！把大學之道看作「入德之門」，看作「古人為學次第」的進度表了！

孔學泛論書末結語

我自童年見到國父孫中山先生給廣東大學（中山大學前身）的訓詞聯語云：「現代科學要迎頭趕上。固有文化須從根救起」之後，常思固有文化之根在那裏？後來年事漸長，知識日增，知上古文獻，非經孔子整理校輯，不能流傳後世，故孔子之學術思想，實是我中華民族文化之根。清代學者顏元習齋指出：「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皆宋學爲之也。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所以我自一九五五乙未年夏，自請資遣退伍，加緊研究儒宗孔子之學術。於公元一九七〇即夏曆庚戌年秋，撰著完成「大學新論」一書。由臺灣商務印書館收入「人人文庫」出版行世後，到一九八八年，即夏曆戊辰夏，拙著「論語新論」，亦已脫稿付梓。今年是公元二〇〇三年，即夏曆癸未年，拙著「孔學泛論」亦已整理完畢，於今年冬寄返故鄉羅定市出版。

我在撰著此三書的四五十年中的長時間裏，曾多次擇各書要點，寫成二三千字之短文，先後寄投「孔孟月刊」，「中央月刊」，「中華日報副刊」，以及「中央日報副刊」或「知識版」，全都像泥牛入海，渺無踪影！這情形有三個可能：第一，是作品題材不符合各報刊徵稿條件麼？第二，是寫作的文辭够不上先聖孔子所定「辭達而已矣」的標準麼？第三，是各公營的報刊雜誌所任用的編輯先生全是大抄公先生麼？大抄公祇迷信先入爲主的程朱陸王以紫奪朱之僞孔學。卻不肯虛心接受後來居上，具有第一手資料真憑實據之

異議，作爲攻錯的他山之石！因爲他們盲目盲心的跟定程朱陸王去跳糞坑，吃大糞慣了！當然不敢將異議的論文，和他們先入爲主之見的論文同時刊登發表出來，讓社會大眾公開比較研究了！這些大抄公學者，教授，大編輯們，爲了死心塌地的跟定程朱陸王跳糞坑，吃大糞，祇好大家念起程頤的「動以天爾」的四字真言咒語，把孔子所說的「忠恕違道不遠」，立即變成曾參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這真是比馳名世界的魔術師之魔術，更爲變化神奇了！

四五十年是半個世紀，時間不可謂不長了。各公營之報刊雜誌的編輯，不知已更換過多少人次？而他們對待異議論文，尤其是否定他們所迷信的程朱陸王宋明以紫奪朱的僞孔學義理之論文，則不約而同的都是投入廢紙簍中。可見政府文化教育機構人事的任用制度，已病入膏肓了！幸而中華文化有我賴強這個人在。我之個性強項，人如其名。縱使孤掌難鳴，也要力挽狂瀾於既倒。何況孔子說過：「德不孤，必有鄰」。今日竟於萬里之外，能獲得兩位學者回應。一位是留美學者陳本昌博士，以其研究孔子學術思想對歐美的影響，擇要用中文寫成短文一篇，寄贈給我刊入「孔學泛論」書中。另一位是「中華讀書報」之記者陳香先生，以其大作「孔子精神的現世價值」一文，也寄贈給我刊入本書。我乘機請陳博士爲本書題簽。兩位之隆情高誼，既使我深感光榮，也使我獲得高度安慰，更增加了堅強之信心。

我自童年見到國父孫中山先生給廣東大學（中山大學前身）的訓詞聯語云：「現代科學，要迎頭趕上。固有文化，須從根救起」之後，常思固有文化之根在那裡？後來年事漸長，知識日增。知古文獻，非經孔子之整理校輯，不能流傳後世。故孔子實爲我中華固有文化之根。而清代學者顏元習齋指出：「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皆宋學爲之也。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所以我自公元一九五五，即夏曆乙未年夏，自軍中退伍（當年未有退役制度），即加緊研究儒宗孔子之學術思想。於公元一九七〇，即夏曆庚戌年秋，撰著完成「大學新論」一書，由臺灣商務印書館收入「人文庫」出版行世後，到公元一九八八，即夏曆戊辰年，拙著「論語新論」，亦已脫稿付梓。今年是公元二〇〇三年，即夏曆癸未年，拙著「孔學泛論」正在整理完畢，準備寄返故鄉羅定市出版。我在撰此三書的四十多五十年的長時間中，曾多次擇各書要點，寫成二三千字之短文，先後寄投孔孟月刊，中央月刊，中華日報副刊，中央日報副刊及知識版，全都像泥牛入海，渺無踪影！這情況有三個可能：第一是作品性質不符合各報刊徵稿要求。第二是作品够不上先聖孔子所定的「辭達而已矣」的標準。第三是各公營報刊所任之編輯全是大抄公，他們一生祇跟着程朱去跳糞坑吃大糞！也不肯虛心接受具有第一手資料的真憑實據之異議，作爲攻錯的他山之石，更不肯將異議之文章公開與其先入爲主之見作比較、研究，以定取捨。一味死跟着程朱跳糞坑吃大糞！更念起程頤「動以天爾」的四字真言，立即

把孔子所說「忠恕違道不遠」，變成曾參所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這真比馳名世界之魔術師之魔術，更爲變化神奇！

四五十年之時間，不可謂不久。各公營報刊之編輯，不知已更換過多少次！而他們對待異議論文之態度一成不變！可見政府之文化教育機構，亦已到了麻木不仁了！怎能把固有文化從根救起？中華文化還能希望復興嗎？

跋

爲求達成「文起千年之衰」，把「固有文化從根救起」之心願。賴強先生深研孔學數十年，先後在臺灣出版《大學新論》和《論語新論》等著述，以論正古今學者的註釋及義疏之謬誤，對宋儒宗師朱熹和古今「博學鴻儒」大舉討伐。其後又擬著《大學章句朱註論正》，並邀我加盟，合作完成《大學古今義疏論正》一書在大陸出版發行。對孔學之研究，先生已當凌絕頂，而我尚在山下，知之僅皮毛而已，祇好知難而退。當年屈子行吟澤畔曾發出「衆人皆醉我獨醒」的慨嘆。賴先生出於無奈，也有「高處不勝寒之感覺」，祇好將原擬撰著的《大學章句朱註論正》縮寫成篇，名爲《孔學泛論》，以作爲《大學古今義疏論正》之卷首，爲後學者鋪路，先生在自序中已說得明白。

書稿付梓前，賴強先生囑我爲該書寫點什麼，吾小學啓蒙，未讀古文，到中學亦祇

學個別散篇章句，『文革』之『批林批孔』乃為政治所用，我雖在工作之餘，接觸儒學亦為地方文史及考古學之需要，對先生之囑我祇好臨渴掘井，補上一課。綜觀二千年來之孔學，一變於荀卿、再變於災異、三變於訓詁、四變於心性。除了君權思想為專制君王片面利用，宗法思想為社會保守派變本加厲外，其博大宏遠之大同思想與仁愛精神從未為之發揚光大，二千年來，對孔學曲解譏彈，往往而有，尊陽抑陰孔學之結果，反使世人養成篤舊服從之奴性，真能發揚孔學精神者，除顧寧人、黃梨洲、顏習齋、戴東原諸氏各得其一體外，蓋未全見，賴強先生能全盤否定程朱，還完孔孟樸素哲學，確實為當今第一人也。

中國封建歷史，劃分為兩期，漢唐以前為征服國，宋明以後為戰敗國。見之學術文化，前者發達邁往，吞吐八荒，卓有變夷用夏之風，後者收斂矜持，局守一隅，徒作精神統御之想。歸究起來，宋明理學，逃避現實，僅能彌縫政治，終無補於民族之淪亡也。賴強先生已九十高齡，尚且個人奮起道德勇氣，獨挽狂瀾，為孔學發揚光大戰鬥不息，將其孔學泛論及其他有關論述匯成一輯，吾兄大恒熱心為之付梓印行，使讀者得見賴強先生一片苦心而去鑒別孔學之原本真諦和程朱之謬誤。對大耄之年的賴強先生是一種慰藉，對吾輩後學者能以繼承孔子的道德文章和學術思想，服務於社會大眾。寥寥數言，亦藉作山下後學者之助云爾。

孔子小傳

賴 强

孔子名丘，字仲尼。原是宋國宋閔公之裔孫。宋閔公之第六世孫名孔父嘉。上古貴族，以五世爲血親已盡，第六世改爲公族。孔父嘉就是孔姓之開宗成族的孔姓始祖了。

孔父嘉生子木，字金父。子木生夷皋，字祁父。夷皋生防叔。防叔畏華氏而奔魯遂爲魯國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紇，字叔梁。叔梁紇力大，爲鄆邑大夫。娶魯人施姓女爲妻，連生九人都是女兒。娶妾生子孟皮。孟皮病足，不能行。因向顏氏求婚徵在。並相偕禱於尼丘而生孔子，故爲之取名孔丘，字仲尼。依家語說：孔子三歲而孤。孤寡母子的生活，當然是艱苦備嘗了！所以他少小時，就到鄉校庠序學到很多生活技藝。論語載：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不過孔子求知欲很强。他不滿足於庠序的生活教育。

他在兒童嬉戲時，就常陳俎豆，設禮容，學習大人的各種祭儀。到十五歲，孔子已立志向學。要廣求知識。因此，他入太廟，每事都問到一清二楚。他又去周京，向主管周史的老子，請教史學知識（有一說是問禮於老子，但老子不是禮官呀），又訪樂於萇弘。總之，孔子之向學，是不拘一格，不限於一師的。例如在路上見前面有三個人同行，他就留心細看，「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他這樣學習到了二十二歲，當然會學到很多東西。於是就開始授徒，以維生計。教到三十五歲，靜極思動，又適逢季氏之亂，魯昭公出奔於齊。孔子因亦往齊國，一住八年。齊景公雖然一再向孔子問政。但終不見

用。遂自齊返魯，孔子時年四十三歲。於是孔子將教授生徒的詩，書，易，禮，春秋。重新加以校勘整理，增刪輯訂成書。有人見孔子祇選三百又五首詩，未免太少。孔子說：「誦詩三百，受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足見孔子認定「學以致用」做他的教育方針了。他見百姓沒有知識，有些事能使由之，不能使知之。他就開創「有教無類」的普及教育制度。到五十一歲，孔子出仕做中都宰。政績表現得很好，四方的地方官都學他的做法。孔子五十二歲，就升遷到司空司寇。又相魯定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以大義折服齊景公。反齊所侵汶陽之田。公元前四九八年，孔子五十四歲。仲由爲季孫氏宰。收其甲兵擬墮三都。但祇墮了叔孫之郕，季孫之費。而孟孫之成不允墮，故未能完滿成功！不久，孔子以司寇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二月，魯國大治。齊人聞而懼之，恐魯之強不利於己。遂饋魯女樂。季桓子受之。魯定公遂溺於女色，三日不朝。孔子便辭官不做。再執舊業。翌年孔子五十五歲，見春秋兩季膳肉不至，便帶領弟子周遊列國。凡十四年。棲皇道路，終不得行其道。遂倦遊反魯。後於杏壇講學授徒。重行輯訂五經，並整理樂律，配合雅頌，使雅頌各得其所。翌年孔子六十九歲。孔鯉卒。回溯孔子十九歲娶并官氏爲妻，二十歲生孔鯉。故鯉是時僅得年五十歲耳！到孔子七十一歲，顏回，宰予，仲由都先後死了，孔子已然十分傷心。又因魯西狩獲麟，更使孔子感慨不勝，他尚未撰作完成之春秋，便絕筆不再作下去了！到公元前四七九年，孔子七十三歲。是年夏四月己丑卒。葬於洙水之上。後人因稱孔子之學謂洙泗之學。

孔子思想對世界的影響

陳本昌

孔子的道德文章，學術思想，在中國固有極崇高的地位，在世界也有很大的影響力。自從中國規定以孔子誕辰為教師節以來，美國加州的聖荷西市、山打卡拉郡，和美國聯邦眾議院，均通過規定以每年九月廿八日孔子誕辰為教師節，亞洲地區如日本、韓國、新加坡、越南、香港等地均設立孔廟。

凡到過外國考察或讀過歐洲革命歷史的人，都會瞭然於此中經過，對孔子特別表示由衷的敬佩！

孔子學術思想傳往西方，應歸功於元末明初意大利人馬可波羅，以及其後於明清之際的來華傳教士。自馬可波羅留華廿四年，返國後，發表其著名的《馬可波羅遊記》，引起歐洲國家的傳誦，即為中國思想傳往歐洲的第一本書籍，歐洲受它的影響很大。

明清之際，西洋來華的傳教士，有貢獻的九十餘人，以利馬竇為最早，影響最大，其次要推湯若望，南懷仁，以後來者日眾，譯述漸多，對中西學術思想刺激很大，至十七世紀後半葉，則以法國傳教士之啓發特多。

一六八九年（即前清康熙廿八年），《論語》及《大學》、《中庸》拉丁文譯本，已在巴黎出版，一七三五年（即雍正十二年）法國傳教士赫德的《中國全志》亦在巴黎出版，其他如季明的《中國現狀新志》，馮秉政的法譯《中國通史》，比利時傳教士柏應理的《中

國哲學家孔子》，都先後在巴黎出版。

十八世紀中葉，「中國熱」流行於歐洲，達於極點，一時西方學術思想中心，都以中國孔子為對像。西方人士對中國文化思想，尤其是孔子的人格與風度，傾慕不已，無限敬佩！

法國路易十四世，為法國全盛時代，曾希望我康熙皇帝及俄皇彼得大帝，共同致力促成東西文化之交流。乾隆年間復經法國大文豪，生前主持歐洲啓蒙運動，擁有十八世紀歐洲無冕之王的伏爾泰（又譯作服爾德），盛讚中國政治思想，為世界最完美的思想代表，孔子被尊為十八世紀啓蒙時代的大恩人，大聖人，向歐洲的社會大力闡揚，不遺餘力。他發揚孔子學說，溝通中國文化，最負盛譽。他再三指出在歐洲沒有一個國家，能如中國一樣充份證明其立國之悠久，中國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仁愛的民族，孔子學說，是極純粹的道德，不談奇跡，不涉玄虛，人類的智慧，不能再想有比中國政治更優良的組織了，他最佩服孔子。因此法人對於中國認識特別深刻，比之英、德、意、美諸國，皆算突出。無形中，法國的思想界，就陶醉於中國式的新思想了。使中國思想成爲世界的巨流，甚至左右世界政治，使當時法國的文學、藝術、戲劇、建築、裝飾，以及日常器皿，與陳列物品等等，都以中國爲時尚，中國文化真是風靡全法。

法國大文豪白呂尼慈爾曾說：「法國革命的原理，是由於崇拜孔子孟學說的哲人所發動的」。

布倫退爾也說：「法國革命的主義，由先哲定下基礎，他們都係讚美中國者，孔子思想，使法國人起來革命」。

法國百科全書派領袖第德洛，他承認中國文化在各民族之上，讚揚孔子之理性儒教，及其倫理學和政治學。

費爾巴哈以爲政治的根本法，應當與道德相結合，而世界唯一實行此理論的國家，就是中國。他在其所著的《社會體系》一書中，公然宣稱：「歐洲政府必以中國爲模範」。比利時傳教士柏應理認爲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哲理正是基督教最高的教旨，孟德斯鳩《法意》一書，其中法意精神，更受孔子孟學說的影響。

重農學派凱內，曾堅謂希臘哲學不如中國哲學，一部《論語》優於希臘哲學七賢之著作，而有一「歐洲孔子」之稱。

德國柏林大學學術院首任院長萊布尼茲曾說：「西方哲學如算學、人文學、倫理學、形而上學等，固超出東方，而中國的實際哲學和政治道德實遠勝吾輩。孔子學說，對於公私生活，秩然有序，可謂已無餘憾！此種偉大完善的政治哲學體系，得以出現世界，使歐亞兩大文化，互相補益，實爲天命。故歐洲人均宜向中國學習人生道理，他並稱孔子爲「哲學之王」，建議西歐國家與俄國均應開放門戶，接受中國文化，並進行文化交流活動。

德國歌德大學教授衛禮賢博士說：「中國政府或社會未派人到歐美國家去宣揚孔孟

的道學，殊為可惜！否則，中國文化必影響全世界」。

德國存在主義大師耶士培在其所著的《大哲學家》一書中，列舉蘇格拉底、釋迦牟尼、孔子、耶穌四人為第一類標準人物。

歐洲文藝復興以後，許多學者都想於自己民族思想以外找尋世界思想的源泉，當時法國學者多以吸收中國精神文化為挽救法國之良方。後來法國大革命時代所提出的「自由」、「平等」與「博愛」之口號，正為此一精神具體之表現。可見當時中國思想已然成為西方人士，特別是法蘭西人思想的新血液，成為他們行動的導向，乃至推翻封建社會與貴族政治的有力利器，激蕩澎湃，銳不可當，終於助成近代西方最主要的思想運動——啟蒙運動，並掀起法國的大革命。這是中國孔子思想傳往歐洲，推動西方革命的卓著成績，掀天揭地，旋乾轉坤，值得大書特書的真實事實。

二次世界大戰的前數年，日本學者伊藤末雄博士曾分析過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因，說道：「法蘭西啟明思潮自明治初期傳至日本，這法蘭西思潮，在法國本土曾濡受中國儒家思想的潤澤，所以它傳來日本之日，向來受儒家教養的維新人士，才能開懷容受，以造成明治維新之盛業。」可見在近代日本的西化時期，儒家學說仍為日本社會的根柢，發揮它的偉大融化力量。

日本著名漢學家兒島獻吉郎著有《諸子百家》一書，稱讚孔子，無微不至，有云：「孔子者，偉人中之偉人，聖人中之聖人也……，孔子生於東方亦為東方全體之榮譽」。

另一學者高山林次郎，則尊崇孔子、釋迦牟尼、蘇格拉底及康德為世界四大哲人。

美國近代歷史哲學家杜蘭博士對孔子與中國文化觀察最深刻。他在其所著《我們的亞洲民族》一書中說：「中國歷史可以孔子學說影響來撰述，孔子著述，經過歷代流傳，成爲學校課本，所有兒童入學之後，都熟讀其書而領會之，此一古代聖哲的正道，幾乎滲透了全民族……使中國文化之強固，歷經外力入侵而巍然不墮，且使入侵者依其自身影響而有所改造……，即在今日，猶如往昔，欲療治任何民族，因唯智教育之墮落，個人及民族衰弱而產生的混亂，其有效之方法，殆無過於使全國青年接受孔子學說的薰陶」。他又說：「事實上，孔子爲一自由思想家，並發明不賴宗教而可以維持道德倫理觀念」。

一九四二年十月，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廣播演說，曾說：「中國哲學與其國民心理趨向之民治，對西洋政治哲學實有重大的影響。美國建國之始，若干賢哲領導革命，奠定憲政，其信仰與作風，直接挹取於歐洲，間接導源於中國，此種文化姻緣，美國人士現多茫然無知」。又謂：「中國文化實爲啓發西洋民主政治之源泉，亦爲創造西洋民主政治之一動力。」

近年美國駐華大使安克志，也說中國政治哲學思想和道德與西方技術，廣泛交流，結成碩果雙方獲益無量。且曾經助成了歐洲的啓蒙運動，此一啓蒙運動以後，便成爲美國獨立革命先哲傑弗遜等作爲吸收知識的源泉。

孫中山先生也說：「西方科學是其特長，但是講到政治哲學，西方還求之於中國。世

界各國的考試制度，大都學自英國的，而英國則學自中國的」。

從以上事實看來，足見孔子偉大思想，對世界影響的巨大，普通沒有出過國門或少讀中外歷史的人，多不知道，現在我們海外華人三千多萬，遍佈世界百多個國家，應該對我們中國儒家思想影響到世界各地的光榮史實，加深瞭解，普遍認識，以便對外國朋友說起中華文化時可以如數家珍，侃侃而談，讓世界的年輕人，都瞭解中國歷史的偉大，表現出由衷的崇敬，這是當前的重要課題。

（本文作者陳本昌博士，現任美國共和黨全國族裔黨部共同主席兼亞裔總黨部主席，暨美國華僑進出口商會創會榮譽會長）

李瑞環李鐵映等國家領導人充分肯定儒家學說

不久前，在孔子誕辰二五五〇週年之際，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國務委員李鐵映等國家領導人對以孔子為代表人物的儒家學說地位給予充分的肯定。

李瑞環說，孔子所創建的儒家學說博大精深，構成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基礎，對於中華民族傳統的形成、繁衍、統一、穩定和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對於人類文明的進步和發展作出極其重大的貢獻，有着超越時代、超越國界的深

遠影響。李鐵映指出，孔子是人類文化和文明史上一位罕見的偉人和巨人，《論語》更是成爲中國思想文化發展中最重要、影響最大的典籍之一。他們的講話，對中國民族文化復興，有着深遠的意義和影響。

在國際上，孔子所代表的東方哲學智慧和精神，早已備受有識之士的廣泛敬重與推崇。一九八八年一月，世界上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在巴黎集會並發表宣言：『如果人類要在二十一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到二五〇〇多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在一九九四年舉行的世界宗教大會上，中國儒家雖未被列入全球數百個宗教團體之列，但卻以顯赫的位置將《論語》中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作爲人類生活應遵循的最基本原則寫進了此次會議共同簽署的宣言裏，體現了中國儒學的人文主義在當今世界多元化的文化體系中的地位和價值。西方的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早已注意中國儒家文化的道德意義與政治意義……

（據《人民日報》李昭淳 文）

孔子精神的現世價值

最近，傳統文化愛好者胡祖堯多方查實，證明物理學諾貝爾獎獲得者阿爾文博士在一九八八年

一月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巴黎集會的發言「人類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回到二十五個世紀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確有其事。然而，查證本身不是最終目的，由此引出的傳統文化價值的反思和孔子智慧的現世價值才是國人關切的。而中國孔子學會與中科院自然研究所主辦「孔子智慧與人類生存發展」座談會上，衆多學者、專家各抒己見，留下精彩論斷。編者將其發言整理爲文稿，以饗衆多傳統文化愛好者。

爲了人類生存的完美

中國文聯編審周明：『孔子智慧』是科學精英對東方高層文化的一種概括。它既是指孔子及其弟子的儒家學派，又是中國先秦元典文化的總體像徵，更涵蓋了中國及受其影響的東方優秀文化。因此，『孔子智慧』不僅僅是人文的、社科的，也是科學的、技術的。無論科學技術還是人文社科，殊途同歸，其終極關懷都是人類生存狀態的發展和完善。

對人的關愛，是『孔子智慧』的精髓所在。中國文化對人類生存關懷的要義，在於陰陽互動、剛健日新的主體增長，在於『中和有節』的行爲規範，在於『天人合一』、追求人與生存環境的和諧。這是層次遞進的系統思維，這是由內而外的整體構想。『孔子智慧』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受到重視，確是我們的光榮和驕傲，但我們更關注中華文明的傳承和現實的發展，由於屢經坎坷的歷史和全球化、一體化、城市化的現實境遇，我們更需要採取切實的步驟。保護和發揚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與西方優秀的文化取長補短，

相得益彰，共同造福於全人類。

「和而不同」是解決國際問題的指導思想

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孫開泰：我是研究中國思想史的，我認為思想史包括自然科學史與社會科學史，缺一不可，可是實際上我們常常把兩者分開。人類社會生存與發展問題，這是有根本性的重要問題，要解決如此重大的問題，就需要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專家們共同思考和探索才能完成。因此它需要多學科的綜合研究。中國兵器工業第五設計研究院高級工程師胡祖堯老先生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查證諾貝爾獎獲得者說：『人類要在二十一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到二十五個世紀前，從孔子那裏汲取智慧。』我認為胡老先生不辭辛苦是值得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是自然科學家，而他們所說的這句話，卻是有關社會科學問題的結論。他們是把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得出的重要結論，即人類在科學技術高度發展的二十一世紀將發生生存與發展的嚴重危機。

在春秋戰國有王道與霸道之爭，儒家是主張王道而反霸道的。當今的霸權主義者，有點像春秋戰國時代的霸主。他們的哲學指導思想，與『和而不同』正好相反，不是要社會和諧發展，而是要弱肉強食；不是和平共處，而是要用戰爭解決問題。這樣一來社會危機就嚴重了。因為科學技術的進步，人類已經造出了可以毀滅人類自己的武器，如果像霸權主義那樣，用戰爭解決問題，就會導致人類自身的毀滅。因此諾貝爾獎獲得者

們才如此重視這一問題，得出這一結論。即要以「和而不同」的思想來解決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問題，這樣人類社會才能取長補短，和諧地發展，而不致於因為霸權主義以弱肉強食的辦法用戰爭的手段從而造成人類的毀滅。這也就是我對當前國際問題的看法。

東方智慧和二十一世紀人類的生存發展

中國社科院馬列所研究員孫凱飛（東方文）：人類文明在經歷了幾千年發展後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在這世紀之交、千年之交，世界許多有識之士都在談論，人類文明的發展正處於十字路口並被迫作出抉擇：或者取得新的奇跡，或導致最後的災難。事情的迫切性和現實性在於，隨着人類已經能在技術上任意塑造或毀滅自己的未來（特別是生物工程技術和核武器、生化武器的發展），一種對於人類文明發展的哲學思想已經變得極為重要！它會極大地影響整個人類歷史，這是關係人類命運、生死存亡的關鍵！

人類科技力量的發展所及，已經小到分子、原子、基本粒子、納米層次，大到宇宙幾十億光年外的星系。人類社會今天所達到的生產力水平完全可以解決全球人類的生存和發展。但現在世界上卻仍存在十多億人忍饑挨餓、生活貧困、缺醫少藥等不公平、不合理的社會現象，人口暴脹，生態破壞，環境污染，恐怖主義，戰亂災難……嚴重地威脅着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這是什麼原因？

早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控制論的創始人維納就指出：西方「新工業革命是一把雙

刃刀，它可以用來爲人類造福，但……也可能毀滅人類。」而一般系統論的創立者貝朗菲和我國系統科學的開拓者錢學森先生則早就開出了藥方：當代危機迫使我們考慮整個社會、整個地球，而不是一個國家、一個群體、一個局部。他們認爲挑戰已變得如此嚴峻緊迫，以至於我們不能再沿用過去西方的老思想模式去處理問題，而需要新的東方式的系統整體的思維方式，從整體上去考慮解決問題。西方思想的特點是天人對立，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征服自然、戰勝別人。東方思想的特點是「天人合一」，「和而不同」。所以西方哲學特徵是機械論、二元論，強調分割、對立，物質和精神對立、天和人对立、人與人對立。東方哲學的特徵是有機論、整體論，強調聯繫統一和轉化，物質與精神統一、天與人的統一、人與人的統一。

老子《道德經》的主旨和精髓就是「尊道貴德」。「尊道」就是尊重客觀規律，不違背自然、社會法則，無爲才能無不爲。「貴德」就是重德、修德、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不尊道、不無爲、則不能有所爲，有違則必然會在客觀規律面前碰得粉身碎骨。不貴德、下德失德，則必然「失道寡助」，「自遭其咎」。

恐怖主義產生的根源

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所研究員鍾肇鵬：二十一世紀是高科技原子能、電腦的信息時代。人類文明包括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個方面。現代的物質文明是空前的，但精神文

明卻沒與物質文明同步的發展。人類在改造和利用自然方面，取得巨大的成果，但在處理人際關係上的能力卻很差。孔子創建的儒家學說以『仁』爲中心，『仁者愛人』，以『和爲貴』，就是要協調人際關係，使人們互愛互助，和諧相處，和平發展。霸者以力服人，雖可取得暫時效果，但不能服人之心，壓迫者必然會遭到反抗。怨怨相報，這就是恐怖主義產生的根源。

自然科學層面的孔子智慧

中國地震局地質研究所研究員徐道一：孔子智慧能否有助於解決人類社會危機，這是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關鍵所在。在道德、倫理層面，孔子智慧可以起到主導作用已爲大家公認，許多學者把『仁』作爲儒家思想體系的核心；在經濟層面，已有儒商在推進和應用孔子智慧。最薄弱的環節是在自然科學層面。『和』與『和實生物』應是孔子智慧中十分重要的理論概念。

這種觀念與『優勝劣汰』（當前西方世界主要科學理論之一）不同。『和實生物』觀念可應用於科學與社會學許多方面。從宏觀上看，二十世紀結束時，科學發展的一個方向是進行多學科交叉，促使科學上有新發現。從實例上看，就是袁隆平的雜交水稻的高產。這些都旁證了『和實生物』的理論觀念的正確性。

人類生存需要「以和爲貴」「和而不同」的理念

北京化工大學教授李樹爾：太極理念是中華文明深層結構的精華，表徵了一切統一體內部運動的情勢。它既是孔子和老子關於「和」的辯證法的衍生，又十分形像地呈現了陰陽合和、和而不同、沖氣以爲和、和實生物、致中和、保合太和……等理念所表述的運動機理。一句話，它是傳統理念中的對立物的統一。因此，中華文明中「和」的辯證法將深刻影響人類的生存與發展。

兩千多年前，中國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諧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衝突。和諧以共生共長，不同以相輔相成。和而不同，是社會事物和社會關係發展的一條重要規律，也是人們處世行事應該遵循的準則，是人類各種文明協調發展的真諦。

《中華讀書報》編者整理稿

存疑十年 真相大白

「諾貝爾獎獲得者說要汲取孔子智慧」確有其事

二〇〇三年四月五日，記者從中科院自然研究所和中國孔子學會主辦的孔子智慧與

人類生存和發展座談會上得知，十年來在我國衆多專家學者中，一直爭論存疑甚至打過筆墨官司的，諾貝爾獎得主阿爾文有無說過『人類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回到二十五個世紀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一事真相大白。一位普通退休工程師、傳統文化愛好者胡祖堯，花了整整一年時間，多方查實，證明確有其事，原始依據來自一九八八年澳大利亞《堪培拉時報》。

上述報道是一位叫帕特里克·曼漢姆的先生自巴黎發出的。一九八八年一月，諾貝爾獎獲得者集會巴黎，會議主題爲『面向二十一世紀』。會議的新聞發佈會上最精彩的爲漢內斯阿爾文博士（瑞典，一九七〇年物理學諾貝爾獎獲得者）的發言。他在其等離子物理研究領域中的輝煌生涯將近結束時，得出以下結論：『人類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回到二十五個世紀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十年來，出於對傳統文化的熱愛，不少專家、學者在學術報告、書、報、刊上對此加以引用。持不同意見者則認爲此事純屬憑空演繹。自一九九七年某著名學者撰專文否定此事後，許多學者不敢再引用此句。而當時赴會的新華社記者因種種原因錯過阿爾文的發言，也說把孔子抬到人類精神導師地位純屬憑空演繹，後更有學者用『虛構神話』批評國人。胡祖堯老先生去年七月份才聽到這句話，感到很很驚奇，同時，更因此事在衆多專家學者中流傳如此之久卻沒有人想到要徹底查證而感到奇怪。老先生本着『求真務實，尋根問底』的嚴謹的治學精神，花費大量時間、精力終將此事查了個水落石出。

然而，正如胡老先生本人所言，多位專家、學者也在座談會上提到，查證本身並不是最終目的，目的在於由此引出的對傳統文化價值的反思以及切實的宏揚民族文化的行動，弄清事實的真相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領會諾貝爾獎獲得者說的那句話的深刻內涵。進入二十一世紀，人們期望的和平被一次次的戰爭、恐怖主義行動所取代；阿爾文本是研究空間的，卻無意中成了『星球大戰』的序曲，科技這把雙刃劍要傷害人類自己到幾時？這已經不是本次會議所能解決的問題了，胡祖堯先生對此也無法回答。

《中華讀書報》記者 陳 香

孔學新論

領導中國軍民全局，抵抗日寇侵略的主帥蔣介石，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盟軍的中國戰區統帥，這是參加大戰的國家歷史所共同必有的記載。蔣介石的一生最大之錯誤，是自以為文武全才！其實他在文才方面，祇是『天下文章一大抄』之大抄公罷了！不過，他大抄特抄的，不是程朱，而是陸王。而陸王與程朱都是一條蛇！以蔣介石之武學而論，可以說是並世無儔！如一定要說有儔的話，則美軍將領麥克阿瑟差堪比擬。艾森豪雖是

二次大戰之全球盟軍統帥，其戰術戰略就望塵莫及了！然而蔣介石不滿足於武的成就，偏要冒充斯文，左右國政，採取馬上得天下，馬上治天下的謬誤措施，那就非走上失敗之路不可了！

但愚者千慮，亦有一得。蔣介石雖短於文才，而他見到中國之弱，由於近代五六百年的文化衰退，主張復興中華文化是對的！可惜他祇知抄襲王陽明重視孔子之力行哲學，而忽略了孔子教人『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的知人之道！因而他用以推動復興文化之學者，全都是『天下文章一大抄』之大抄公，那就等於緣木求魚了！所以臺灣自從提倡復興文化以來，祇見各項民族舞蹈，各地民俗歌謠如風起雲湧般，紛紛競相演出，與日俱增！惟獨作為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論語，在電視熒幕上開講不久，便無疾而終了！甚至國民黨辦的中央日報副刊上，還有作家拾星加坡孔學辯論會冠軍上海復旦大學生們之牙慧，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話，是孔子主張愚民政策。不適合民主社會的潮流！我以為不論說孔子這兩句話不合民主潮流，或說是孔子主張愚民政策，同樣都是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之私淑弟子！而且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高才生！因為陶淵明祇是『讀書不求甚解』，還求『每有會意』，才欣然忘食。而臺灣日報副刊該文作者，和復旦大學冠軍組的學生們，不但『讀書不求甚解』，而且也不求『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而妄議先聖了！這也正是犯了孔子誡人『學而不思則罔』！

中庸第十三章子曰：『……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這是孔子教人要言

顧行，行顧言，保持君子風度。孔子自言是『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孔子生於春秋之後的戰國初期，當時諸侯已許孔子是聖人。而孔子不敢承認說：『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他祇自認是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而已。而當時的社會賢達，山林隱士則認爲『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而二千五百年來之知識份子，不論中外，無不推崇他是至聖先師。就算我們要攻擊他，在鷄蛋裏挑骨頭，也祇能說他守舊，有點頭巾氣，或說他過份拘謹。不能說孔子是神經病患者，所以言行不相符！也不能說他是言不顧行，行不顧言之反覆小人！孔子既已主張『有教無類』，開創平民教育，實行提高平民知識，就絕對不會又主張禁止平民求知而發出愚民言論。所以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兩句話，指爲是孔子禁止平民求知的愚民主張，或譏爲不合民主社會的潮流，同樣都是『學而不思則罔』的綉花枕頭一肚草之讀書人！

要知論語所載孔子之言，必有發言之原因。孔子爲何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就是我們應考慮孔子說此二語之動機。還要參考發言之當時之社會背景和國家政教制度，才會得到這兩句話的真正語意。在古代沒標點符號的文獻，這兩句話可以有兩種解釋：第一種是『可』字作可能解。不可以，就是禁止之辭，說不可以讓平民百姓知之。第二種是『可』字作可能解。不可就是不可能的意思，也就是表示自己不能做得到。『不可使知之』，就是表示自己不可能令他知之感傷語。同時，孔子說此二句話之社會，是平民

百姓祇能入地方辦的庠、序（學校名稱）接受謀生技藝的教育。孔子說：『吾少也賤，故多能』。又說：『吾少也賤，故藝，多能鄙事。』這就是孔子未成爲貴族子弟之時，祇可入鄉校學習技藝之說明。至於國家所辦的高級學府名爲大學。是教授貴族子弟高深知識之最高學校，一般平民百姓是不許入校求學的。所以一般平民的知識是很差勁的。確是可以使平民依樣畫葫蘆去做，不可能使沒知識的平民知之！這是孔子不賤之後，做了官之經歷感言。正因孔子有此經歷感觸，發此浩歎，才首開平民教育之端，提高平民知識，使他們既能由之，亦能知之，因而提出『有教無類』的教育思想及制度。

孔子這個平民教育思想和制度，是前無古人之思想制度！是孔子個人獨力所創的思想制度！孔子不僅首開平民教育之端，他還是首先訂立教育方針的至聖先師！孔子之教育方針是什麼？孔子之教育方針就是要教出有用的人才。如教育出『百無一用是書生』，則這種教育再教人多讀些書也是無用的。論語載，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就是這個意思。簡單的說：孔子之教育方針是『學以致用』，而程朱陸王之新儒學，亦即僞孔學，正與孔子之學相反，專一教育出百無一用之書生！顏元說：『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皆晦庵爲之也』。顏元又說：『前之居汴也，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後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而乃前有十數聖賢，上不見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將之才，拱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與豫矣！後有十數聖賢，上不見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將之才，拱手以少帝赴海，以玉

璽與元矣！至於陸王之學，亦由宋學而來，也同樣教育不出有用之人才！所以每況愈下，以三寶太監遠征南洋澳洲的十八丈長的木造戰船能載戰鬥官兵千人，能承受船頭四門，船尾兩門巨型火藥大炮，兩側各四門小型火藥大炮，同時作戰，而不致被這十四門火藥大炮之後座力所震壞，這樣高強的造船技術，竟因理學家『奇技淫巧』四字而絕跡於人間！到了滿清季世，程朱陸王之學祇能教育出『宰相有權能割地』之李鴻章，和『孤臣無力可迴天』的丘逢甲百無一用之書生，到了民國更是教育出以東三省三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和人民給日帝，換取到四十日的和平的少帥張學良！也教育出劉豫第二的廣東才子汪精衛！所以程朱陸王的宋明理學，後世人以為是新儒學，把朱熹送入孔廟奉祀，駸駸乎以紫奪朱，以宋明理學取代孔學了！

至於說：孔子生長於封建時代，免不了帶有封建色彩。那是沒有歷史常識的說法！中國之封建，開始於西周，而殘破於東周，消失於春秋戰國，而絕緣於秦始皇之焚書坑儒！況且西周之封建，亦大異於歐洲之封建。歐洲之封建，是專制獨裁而又極其殘暴之封建！西周之封建，是饒有法治精神的禮治封建。而且東周時代正是封建思想逐漸消失，郡縣思想逐漸抬頭的時代，到了春秋便形成了霸權時代。孔子生於春秋之後的戰國初期。他自己說：『吾其爲東周乎！』那來的封建思想色彩呢？我因爲黨與政所用以復興中華文化的學者，編輯，委員們，全都是大抄公。他們有一個共通特點，就是排斥具有真知灼見之文章，不許在他自己所主編之公營報章、雜誌發表出來，以免在相形見拙之下，使

自己這班專事大抄九百年前程朱陸王陳言爛義的碩學鴻儒大教授們難堪，成了陸榮廷睇相，唔衰搵來衰了！我見公營報章雜誌排斥具有真知灼見之文章，而專一發表如朱文長教授『筆下的厚道』這樣狗屁不通之大文章，深恐海內外的中國人，誤以為當代沒有真正的人才！故乘長春俱樂部楊社長要我撰專論之便，對孔學作較深入的研究，以見當代中國不是沒有人才，而是黨與政都非大抄公不用！

研究孔子之學術，應以論語為主要依據，這是不爭之論。論語雖未必盡載孔子之學，但已溥博如天，浩瀚如海。二千五百年來研究論語的，何止千百，亦僅各得其一端，未能窺其全體。今為節省篇幅，僅以現代最著名的學者的諸般見解來作說明：

徐英的論語旨要，及高明的孔學管窺，都是採用禮記經解六教之說。楊亮功的孔學四論認為孔子是偉大教育家。論語是第一部教育著作，其內容有四個重點為：論學、論知、論時中、論正名；而四論以論學一篇為主，其他三篇是由論學引繹出來的；且三者最後還是歸到一個『學』字。錢穆教授的孔子與論語則指出孔子教人為學有四個層次，即學於藝，學於仁，學於德，學於道。陳大齊教授的孔子學說亦據論語指出孔子有五個中心概念：道、德、仁、義、禮。並說道、德與仁合一，義與禮合一，仁與義合一。所以五個中心概念合起來，構成道德的綱。

上面所舉現代最著名的五位學者，他們說的孔子之學，都是橫看成嶺側成峰的一得之見，而非孔學之全貌。在這五位學者之中，我比較佩服陳大齊先生。第一，因他研究

論語，不爲朱注所囿。他對論語朱注之錯誤，指出共一百零五章。他在這一百零五章提出他自得的新解釋，其中大多數是正確的。第二，因陳大齊先生的孔子學說注意到『道』字。指出孔子之道是仁道，也是人道，而仁是衆德之總體，衆德是仁之成份。錢穆雖也說仁道即是人道，但他則僅見到孔子學爲人之言，而未注意仁之內涵是什麼。第三，因陳先生注意到『吾道一以貫之』這句話。

首先，我雖同意陳大齊先生所說『仁是總體，恭敬忠恕等是成份』的見解。但對他所說『若干成份不足以盡仁的全體，缺一二成份，便不足以構成整個的仁。所以忠恕恭敬中任舉一德，都未足以稱之爲仁』的見解，則不敢完全贊同。子夏說：『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這話雖由子夏來說，而孔子確對大德小德的看法不同。小德缺一二成份，確不足以稱爲仁。但大德則不在此限。例如孔子說管仲器小，不儉，不知禮（八佾篇）。器小，就不能容物，當然對人不能寬，不能恕。不儉，更容易生弊失德。不知禮則違紀越制，難免僭越。此三失德，在個人品德上說，都不是小問題。若依陳大齊先生的說法，則管仲不能稱之爲仁。當時子路、子貢更因管仲不爲公子糾死爲不忠，疑管仲非仁以問孔子（憲問篇）。孔子卻因『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和『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的大德，而連稱『如其仁，如其仁』。管仲這樣維護國際和平，普濟天下蒼生，和尊周攘夷，保護國家民族，免後世子孫淪爲被髮左衽之亡國奴。管仲這種『博施於民，而能濟衆』（雍也），而且又

影響久遠，「民到於今受其賜」，真是「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如果不是管仲小德有虧（器小，不儉，不知禮），孔子可能不是說「如其仁，如其仁」，而是說「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了。

其次，我對陳大齊先生將孔子兩次說的「一以貫之」的話，仍跟從朱熹之說謂「指學，一指道的分開來講。另又認為『吾道一以貫之』句中的『一』字是義，以否定曾子『忠恕』之說，也不盡同意。曾子以忠恕為夫子之道，二千餘年來的學者，被崇拜偶像心理所蔽而不知朱注之非。明知孔子說過：『忠恕違道不遠』，硬是不肯承認忠恕違離了道。陳大齊先生敢於打破偶像，不為先入之見所囿，能以客觀態度來研究，這是值得佩服的地方。但陳先生雖明知知識與德行，關係密切，卻未作更深入的研究，便貿然跟着朱熹認定『多學』與『吾道』是兩件事。以致誤解『吾道一以貫之』中的『一』字是指義，是吾道一義以貫之。

其實孔子之道不是天掉下來的，正是由於孔子『十五而志於學』，並於『多學之後』，經過『一以貫之』，才成爲『夫子之道』的。故孔子之道，是從廣求知識開始。又因衆德均應『義之與比』，而義是來自知，知是義所自出，故修德必先求知，知至而後德修。修德最終目的是『修己以安百姓』（憲問）。據此推論來看，則孔伋所述大學之道，正是孔子之仁道，亦即是人道；是做人應循之道的全程。人有智愚壽夭之不同，當然不是每個人能走完這人道全程的。這不要緊，能走完全程，則可以『平天下』。如不能走完全程，或僅走三兩程，亦可以『修己以敬』。故子孟子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大學章句朱注論正

我雖是軍人出身，酷嗜研究兵學，但因孩童時常隨先兄遊觀廣東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前身），見戴季陶先生手書國父「現代科學要迎頭趕上，固有文化須從根救起」的聯語。數十年來，時縈腦際，每思中國固有文化之根，應該是集大成的孔子學術思想。因此，我對四書的研究，與兵學有等量的興趣。違難以來，備經艱屯，學驗與日俱增。發現朱注見解，常有不符經義之處。因著為「大學新論」一書，於民國五十九年秋付梓，承王雲五先生譽為「中多創見」。遂繼續撰寫論語新論。在起稿過程中，不免常常翻檢大學章句集注以資參證。又每發現前所未見之錯誤。積累既多，復擬著為「大學章句朱注論正」一書，以求考於海內外有道之士。卻因論語新論尚未完稿，且頻年諸事雜沓而未暇着手。今先摘要寫成本文，提供開來書刊第三輯文稿之需；還藉開來以文會友。

朱熹集北宋理學之大成，作四書集注。歷南宋元明清以迄於今，學者大多推崇其為承傳孔孟學術之正宗。凡研究孔孟學術的人，無不以集注為依據。歷代政府且將集注立於學官，以為考訓取士之準繩。其影響我國學術之深遠，可以想見了。不過，朱氏集注雖風靡古今，而抨擊其謬的卻是代有其人。尤其對於傳述孔子學術思想之具體的大學章句集注，更多痛心疾首於朱氏見解之誤導。其中較為著名的有顧炎武，陸桴亭，王夫之，顏元，戴震等人。然評語最為沉痛的，無過於顏元戴震二氏。摘錄二人數語於下，以見

一斑：

顏元

予昔尚有將就程朱附之聖門支派之意。自一南遊，見人人禪子，家家虛文，直與孔孟敵對。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孔孟與程朱判然兩途，不願作道統中鄉愿矣。

爲愛靜空談之學久，必至厭事；厭事必至廢事；遇事即茫然。故誤人才，敗天下事者，宋學也。

以上見李埭顏習齋年譜。

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皆晦庵爲之也。

前之居汴也，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後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而乃前有十數聖賢，上不見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將之才，拱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與豫矣！後有十數聖賢，上不見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將之才，拱手以少帝赴海，以玉璽與元矣！

以上見顏習齋四論（論存性，存學，存治，存人）

戴震

聖人之道，使天下無不達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後儒不知情之至於纖微無憾是謂理，而有所謂理者，同於酷吏之所謂法，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駸駸乎舍法

而論理死矣；更無可救矣！（與某書）

程朱以理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啓天下後世人人憑己之意見而執之曰理，以禍斯民。更淆以無欲之說，於理益遠，於執其意見益堅，而禍斯民益烈。豈理禍斯民哉！不自知其爲意見也。（答彭進士書）

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釋自老釋……宋以後，孔孟之書盡失其解，儒者雜襲老釋之言以解之……譬猶子孫未睹其祖父之貌者，誤圖他人之貌爲其祖父之貌而事之。（答彭進士書）

以上見戴東原文集

非議朱注之人雖不少，大多是朱氏以後之學者。而與朱氏同時的，則僅有陸象山一人而已。陸氏曾與朱氏會於鵝湖，相與論學，陸氏面評朱學失於支離。後來朱氏亦屢自承其未免支離。他在答何叔景信中就說：「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爲君子之所急，熹自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返求未得個安穩處，卻始知未免支離」。又有信給陸氏說：「邇來日用功夫，頗覺得力，無復向來支離。」不過，陸氏見得朱氏之學失於支離，卻不自知其學卻有任心之蔽。陸學至王陽明，可謂發展到了極點，而任心之蔽也益顯，去大學道益遠！因爲王氏認爲誠意和格物，都必須本於致知（見王氏大學古本自序），他說：「但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依王氏此說來講大學，則「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二語，必須改爲「格物在致知。知至而後物格」。這豈非成了削足適履？可

見王學與朱學，真可稱爲難兄難弟了！

我發現朱注大學之所以錯誤，其根本原因有二：(1) 由於朱氏過份迷信程頤之說：「大學，孔氏之遺書，初學入德之門也」的話。(2) 因對德字字義之解釋，習而不察。現在分別說明於後：

(1) 因爲迷信大學之道是入德之門，於是把明德親民，修齊治平等一切，都看做是自明己德。朱氏抱此錯誤的看法，不但使他對大學的注釋走向錯誤，連他對論語之注釋也大受影響。例如顏淵篇第七章去兵，去食之言，原是孔子愛好和平，如保赤子的仁道政治思想之表現。朱氏卻注說：「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不得已而去兵者，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又不得已而去食者，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爲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這就是孔子和平愛民的政治思想，被朱氏此注說成了專用權術，誘使民衆去死的殘忍不仁的存心了。所以這個看法的錯誤，便會差之毫釐，而謬以千里的。

(2) 宋代對德字的用法，普遍用作道德之德，是指稱一切善美的行爲。朱氏受時代影響，習而不察，對「明明德」之德字，不再加以深思研究，便隨時代習用視爲單指個人品德之德字，把「明明德」釋爲自明其明德了。朱氏並因此而認爲這光明之德是天賦虛靈不昧，永不停息其光明的。雖然事實上確有其昏昧不光明的時候，這是被物欲所蒙蔽，

不是明德本身昏昧不明。祇要除去物欲之蔽，就能恢復原來的靈明了。粗看此解，似乎頗能自圓其說。若我們把孔子以前和孔子時代的教育，用字，以及孔子師徒的言論等，綜合起來研究，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出錯誤來。首先要認識的是周朝的教育制度。在孔子開創平民教育之前，一般的老百姓是不能接受正規的教育的。尤其大學是當時國立最高學府，更非統治階層的貴族子弟不能入學。這些貴族子弟大多是將來要繼承統治權的，所以除了教他們爲人之道外，還要教他們爲政之道。這爲人爲政之道，經孔子發揚光大，一以貫之構成一條人道全程，就是我們今日所見的大學之道。這條人道以平天下爲最終目標，所以孔子告訴魯哀公說：「人道政爲大。」爲政者要做天下表率，所以經文說：「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可見明德一詞的涵意以政治爲多。再從德字的構造來看，則甲骨文之德字，是心形上方，有手形拿着懸掛着的東西，旁邊是個丁字路形狀，即行字之半邊，是表示行的意思。整個字形的會意是行去取得心上懸掛着的東西。古代字書因此釋德爲得。這兩個字不論字形字義都是近似的，得字也是用手去取東西，旁邊也是半個行字，祇是沒有心字而已。故此古人也有將德字解釋爲「心之得也」的。我認爲此解過於簡單，應釋爲「行而有得於心」較妥。善人有行善的心得，惡人也有行惡的心得。政治行爲同樣也有善德凶德。湯誓說：「夏德若茲」，是說夏桀殘暴之德，是凶德。大禹謨說：「德惟善政，政在養民」，養民之政是善德。經文既說明德，當然不是像夏桀的凶德，必然是德惟善政之善德。故明德應釋爲光明之德政。朱氏釋明德爲自明己德，實有習而不察之失。

現在將朱注的重要部份，依次引錄出來，加以詳細的論正如下：

(一) 經文：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朱注：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品所拘，人慾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學者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慾之私也。

朱氏此釋，其誤有三：

第一點：朱注說：「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是自相矛盾之言。既說具衆理，則必有心，應萬事，則必有物；既有心有物，怎能說是虛呢？孔子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見論語爲政第七章）養與敬都已見於事實才是孝德，可見德絕對不是虛的了。荀子主性惡，故以德爲虛。朱氏其爲荀子所誤乎！

第二點：朱注要求「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這是不符孔子思想的。孔子從不要求個人德行必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從孔子師徒的言論，可以獲得證明。

論語憲問第十二章，子路問成人。孔子答說：「若臧仲武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從孔子這最末一句話，可以領會到上述四項條件的成人，僅是亦可以算是成人而已。但孔子仍然覺得這四項條件要求過高，不是今之人容易做得到的。於是他接着說：「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禮是仁的重要條件，孔子是極其重視禮的。他對顏回說：「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而管仲是不知禮的人，但「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孔子便連聲稱讚：「如其仁！如其仁」！此亦可見孔子沒有要求管仲「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了（憲問第十六章）。孔子是以恕待人的，他教子貢也要以恕待人（衛靈公第二十二章）。孔子之學生子夏說：「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微子第十章）。孔子更認爲小人才會對人求備，這是教人不必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的話（子張篇第十一章）。周公戒魯公不可求備於一人（子路篇第二十五章）。從上述孔子師徒言論來看，朱注將明德看做個人之私德，說是「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以及要求明德與新民都必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是不符大學經義的。我以爲必須依書經大禹謨「德惟善政」句，將明德釋爲善政方妥。善政才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如民之父母，如保赤子的親民之政。故親字絕對不應改作新字。以我猜測，程頤之所以說：「親，當作新」，可能是因傳之二章一連串的新字，

把他和朱氏新得眼花繚亂。對畫龍點睛的最後一句，無暇注意加以深思之故。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

第三點：以孔門十哲之一的子貢猶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公治長第十二章）。以孔子親傳高足，尚且未聞孔子講天道，則孔子怎會要求一般想「自明其明德」之人和一般「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的「新民」，「必有以盡夫天理之極」呢？可見朱氏此說，是從蘇東坡「想當然耳」的作風而來，不足採信。其次，據子路篇第十八章：「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之言，則孔子是同意父子之間，爲了私而相互隱諱的，人人都有父母，人人都有子女，也就人人都免不了有私。孔子自己也有父母，也爲人之父，當然也是有私。否則，他就不會認爲「直在其中」了。孔子既然自己也有私，怎會要求他人「而無一毫人慾之私」呢？我敢說：要求無一毫人慾之私，是出家人之言；孔子斷然不會說這不近人情的話。

從上面探討看來，明明德之德字，應是德政之德。而親字，絕對不應當作新字。事實上亦惟親民之政，日久玩生，必須革新；日新又新；無所不用其極，永無止境。若說個人自新其德，像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已到了無可再新，更沒有「無所不用其極」之必要了。

（二）經文：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

朱注：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慮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朱氏此釋，從知所當止於至善所在之地起，經過一番定靜安慮功夫之後，所能得的依然是知所當止的至善之所在之地。譬如我們知道保護環境清潔是當所止的至善所在之地。知之則志有定向。志有定向則心不妄動。心不妄動則所處而安。所處而安則慮事精詳。慮事精詳則得保護環境清潔是所當止的至善所在之地。這樣繞圈子的空想，就算繞一千遍圈子，能保護環境清潔嗎？朱注這樣教人祇在心裡繞圈圈，竟然騙盡古今學者。八百餘年來之久，也竟然無人發見此注之荒謬，真是奇哉怪也！

我認爲知止定靜安慮得這節經文，是解決問題，處理事情的方法。再就環境來說，我們知道環境已到非加以清潔不可了，這是知止。既然要清潔環境，就有了定見，這是有定。有了定見，就能專心，這是能靜。既專心，就會經常以此爲念，這是能安，安，是經常的意思。經常念茲在茲，就能考慮精詳。這是能慮。既能考慮精詳，就能想出最妥善的清靜環境方法，這是能得。由此譬解，可見知止應解釋爲知道應該做什麼？或知道應採什麼立場，或知應負什麼責任。定則是定見或目標。靜是專心或潛心；專則不旁騖，潛則不妄動。安是常義，即經常或有恒。慮是思考精詳。得是得到解決或處理的方法。

(三)經文：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

朱注：

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

又：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

朱氏格物致知補傳：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之謂格物，此之謂知之至也。

綜合上述之朱氏格物，致知，誠意的注釋，以及格物致知補傳等來看，我發現朱氏根本不明白知至何以能使意誠，意誠何以能使心正的道理，所以他祇好避而不談，並把「心正」改爲「心明」來講說；由「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而直接說到「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

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朱氏這樣注釋，完全未說及誠意，無異是把誠意剔除，實在是不要不得的！要知「心明」與「心正」差了一步，是截然不同的。譬如宋高宗心非不明岳飛是忠臣，也是能臣，必能收復故土，迎還二帝。但因他心不正，忌二帝還朝，自己難以自處，而接受秦檜議和的主張。這就是心明和心正截然不同之處，朱注既由知至而直接心明，無疑是將大學八條目減為七條目；而且並將心正改為心明，如此荒唐的注釋，也竟能把古今的博學鴻儒，名師學者騙過去，也真是奇哉怪也的事！

其次，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這話簡單的說是：「窮至事物之理的極處」。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期所知無不盡也。這話簡單的說是：「推極吾之知識到盡頭」。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自慊而無自欺也。簡單的說是：「實其意到自快足而不自欺」。上面這些簡化了的話，依照「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的順序說法，就是：「事物之理窮至到極處而後知識才得推極至完盡。知識推極到完盡而後意得充實」。從這簡化的解釋，很容易看出來朱注的對或不對的地方。我認爲「意」不是知識貯藏室，絕不可能用知識來充實的。朱氏可能也想到這點，便對「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的見解，失去了信心。於是在他撰格物致知補傳的時候，就刪掉誠意這條目，由知至而直接明心了。朱氏這種斬脚趾避沙蟲的做法，其內心之苦可以想見。還不如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來得心安理得。

其實知至何以能使意誠，意誠何以能使心正，其理由是很簡單顯淺的。就是知得透徹，就會深信不疑。這知得透徹是知至。深信不疑是誠意。深信不疑，就會謹慎執着，心不旁騖，這是心正。中庸第八章孔子說：「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依據中庸的道理來選擇，是要靠知得透徹，才會斟酌恰當而擇得一善的。這知得透徹是知至。既擇得一善，則深信不疑，而拳拳服膺，就是意誠，國父一生致力革命，在萬分艱難困頓中經十次失敗，九死一生而不餒。其意之誠，可謂空前。國父對革命怎會有如此誠意呢？據其遺囑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其中的「深知」就是知得透徹，是知至。國父就是深知非革命無以救中國，故能篤信不疑，再接再厲，終於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完成革命。總之，從經驗中窮究事理，即是格物。從格物增進知識，遇事能分辨清楚，知得透徹，即是知至。知得透徹，便篤信不疑，即是意誠。信之篤，自然持謹，不被外物動搖，即是心正。這就是格物之所以能致知，知至之所以能意誠，意誠之所能心正的道理。

本文雖短短數千字，但所討論的是大學之道的基礎重點，也是朱注之重大錯誤之所在。即此區區，便可知朱注大學，非僅字義之偶或解釋不當，而且是經義見解基本上的錯誤。因朱注見解之錯誤，而對後世發生誤導作用，使我國學術文化，在世界上日趨落後，說來真是痛心！所以我和顏元有同樣的想法：必破一分朱注，才可振起一分中國學術。但願能廣結海內外同文，爲復興中國學術而共同努力！則本文之作爲不虛了。

閒話朱文公熹

朱熹集宋學之大成以爲理學。後世學者奉朱氏爲新儒學宗師；並送朱氏入孔廟奉祀。駸駸乎以紫奪朱，以朱學取代孔學，作爲儒學正宗！自南宋以後八百多年間，僅有顏元，戴震等三五人指謫朱氏之學。但各人都祇是支離瑣碎的駁斥，而無人能將大學章句朱氏之全部義理推翻！不過顏元之才力雖不足以推翻朱學，而他的目光卻能看清朱學之缺點。顏氏論朱學的話說：「爲愛靜空談之學久，必至厭事！厭事必至廢事！遇事茫然！故誤人才，敗天下事者，宋學也」。但顏氏也承認朱學教育出許多有品德之士，祇可惜有品德而無才能！顏氏說：「前之居汴也，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後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而乃前有十數聖賢，上不見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將之才，拱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與豫矣！後有十數聖賢，上不見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將之才，拱手以少帝赴海，以玉璽與元矣！」

到了清朝晚年，所作育出來的舉人進士，翰林學士，會元、狀元，全是百無一用之書生！以致中英鴉片之戰，中國戰勝了，反而要割地賠款給戰敗的英國，還要訂立五口通商的不平等條約，以利英商推銷鴉片烟到全中國，毒害中國人成爲東亞病夫！這都是歷代帝皇定以朱熹四書集注爲考訓取士之準繩之結果！顏元對朱熹的評語十分正確。顏氏說：「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皆晦庵爲之也！」

我認爲朱熹還有一個最大的缺點，是古今人都沒有注意到的，那就是驕狂！他爲大學作格致補傳。這就是表示，自以爲足與聖人並駕齊驅。朱氏更在他的格致補傳中說：「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這是朱氏儼然以孔子之老師自居！將孔子「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識，意識而後心正」之論，大加刪改。既將意識一目刪去，又將心正改爲心明，無異是說：「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心明」。其實心明與心正，是截然不同的兩碼子事。蔡京與秦檜兩人，均飽學之士。其心非不明；祇是其心不正，所以都做了奸相！朱熹對這樣膚淺的事理，他都分辨不清，則朱氏不僅是驕，而且是狂妄無知了！孔子說：「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矣」。然而至今的國學大師，大教授，依然捧朱氏爲新儒學宗師！依然信奉程朱以大學爲初學入德之門！抄襲九百年前程朱「親，當作新」的陳言，騙人說是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尤其是臺灣的教育卻根據朱氏四書集注，選輯成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以爲中學生必讀課本！而臺灣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以及臺灣國民黨之各種傳媒機構之當權人，亦非大抄特抄九百年前程朱陳言的大抄公不用！凡是駁斥程朱大學章句義理之文章，一概不得在國營黨辦的報章月刊發表！這不知是臺灣文化界之悲哀？抑或是臺灣國民黨和政府之悲哀了？

奉答賴之權先生退休詩後記

吾友賴強先生，字之權，粵中振奇士也。少時以黽勉好學受知於宿儒。值東倭入侵，先生憤國難日亟，毅然棄儒業入中央軍官學校，以第十六期畢業生率士卒躬與抗倭諸役，攻牢保危，累功躋營長。及時勢變易，先生至香港，隱名易服涉險艱難者五閱寒暑，始調集行都臺北；逾年，循制退役。先生以坐食非計，會諸友釀資邀與合營建築，苟免饑寒，實非素志，而遭時不偶，耗資殆盡，屈身操力役，此或常人所不自甘，先生則曰：「自投身軍旅，故卷日疏，今作息有常，惟手足之勞，別無縈心，願肆餘力以補少日所廢，吾何憾焉。」於是益孜孜於孔孟之學，每以所窺撰論時務，皆人所未發，是汲古而有融於今者也。七年之間，未嘗作晉身謀，亦未嘗以坎壈而出一語之尤，而積藁盈篋矣，乃重加勘比，付商務印書館刊爲「大學新論」一集。事聞於居停實踐家政專科學校校長今副總統謝公，大異之，急召問，始悉其積學之實與持躬之謹，而默識於心。壬子之歲，謝公膺特簡出主臺灣省政，擢爲諮議，獻替之餘，操觚愈勤，一準於吾儒正誼明道之旨。越八年，余爲林前主席志公司筆札，與先生同署，猶孤陋未及前知；其後一年，始因同寅伍君偉強所言而讀先生之書，又託求先生之藁；及相見，縱談忘倦，從知先生四十年來，置身金革名利之場，不以艱危而規避，不以侘傺而缺望，屈伸何其灑脫，形體何其健朗，是夙所挾持者，自有其過人者在；而嚮之所聞謝公能得士尚賢以宣猷袞職，胥由

於衡鑒之無私，益於先生得所徵矣。比余去歲移職研院，過往雖疏，而音問不隔。茲者先生以限齡告退，賦詩見示，枵觸所繫，即為依韻奉答，並綴文補記如此，俾有以見吾退休同寅中，雖處閒逸之地，而德慧術智足可匡時淑世者，猶有人焉。慨乎眉山蘇氏評鷺人物，每歎才難；以徵先生之數美兼備，固非易得之才，既得之矣，而又見擯於現制，是才也未必難得；所以養才以全其用也，迭見諸諄諄之論，而猶滯於久慮之未決耳。掌吏治者，幸鑒而圖之。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十月汪芳淦撰於臺北行都之中央研究院。

當代孔學專家兼詩人賴強小傳

自南宋後期，欽定朱熹四書集注為考訓取士之準繩，下及明清，亦是取同樣規定，至今在臺灣的「教育部」，還是依朱氏四書集注編印為中學生必讀之中國文化基本教材。自南宋以後，所有舉人，進士，翰林學士，會元，狀元，以及現代之新儒學大教授，經學大師等人，誰都是精研四書之士。誰能反對程朱「親，當作新」的說法？誰能反對朱熹「必有以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慾之私」的論調？更有誰能說明程朱大學集注的全部義理，都是胡說八道之謬說？沒有！九百年來都未見具有真才，能駁斥朱氏大學集注全部義理的人！到了現代才僅有高絕千古之才識，能依人情，依學理，依第一手原始

資料，指出朱注大學章句全部義理，都是胡說八道，不符合孔子人道之謬說。此人就是賴強！其駁斥朱氏大學義理之書名「大學新論」。已被王雲五老先生收入「人人文庫」，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二十九年了，尚未見有人能斥賴著之非者！

賴君不僅是孔學專家，也是現代詩人！他主張：詩以寄情遣興爲主。以勸人，諷人，罵人爲輔。吹牛拍馬之詩，千萬作不得，有辱風雅呀！

賴強幼年時名之權，今以爲字，號權廬。民國二年，即公曆一九一三年，生於廣東羅定萬車雲致洞。父仲藩，母黃氏，伯父少鶴，三叔鐵軍，四叔左民，賴君同祖父兄弟九人，賴君行四，胞弟之璨行六。君三歲喪父，四歲喪母，與胞弟依祖母胡氏及伯叔撫育長大。賴君童年即與伯父次子賴武堂兄同赴羊城南武中學附小讀書，並寄宿校中。小學四年級時，因看精忠說岳的古典章回小說，便立志要執干戈以衛社稷。稍長，因參觀廣東大學（中山大學前身），見戴季陶手書國父訓言：「固有文化，要從根救起」，而決心要文起千年之衰。迨高中畢業，兩次考不上中山大學。適日本發動蘆溝橋事變，全面侵略我國。賴君因於民國二十七年（公曆一九三八年）投考黃埔軍校十六期步兵科受訓。畢業後，分發中央軍山東部隊第九師任騎兵排長，連長，步兵營長等職。歷參桂南會戰，鄂西會戰，湘北會戰，大小戰役數十次。抗日勝利後，賴君被裁編入軍官隊養老！後被粵南師區司令林英考取爲大隊長。至民國三十八年秋（公曆一九四九年），偕五弟之瑣流亡香港。公曆一九五四年夏，賴君獨往臺灣蹬三輪車爲活。臺灣政府取消三輪車時，賴

君適卧病在床，失去輔導轉業機會，因而失業七八年，生活幾陷絕境！幸而賴君平素好學敏求，不論處任何逆境，依然力學不輟！絕不放棄文起千年之衰的目標。他爲了論正程朱大學章句義理之謬誤不通，以從根救起固有文化，而撰著「大學新論」一書，其後蒙私立實踐家政經濟學院謝東閔校長賞識，聘賴君任該校書記。一九七二年夏，謝校長出主臺灣省政，任賴君爲省府秘書。賴君繼續撰著「論語新論」，以論正古今學者的注釋及義疏之謬誤，共一百二十五章，於公曆一九八八年出版。

公曆二〇〇〇年，賴君已屆八八高齡，猶與羅定市博物館長陳大遠先生合作，撰著「大學古今義疏論正」一書，務求達成「文起千年之衰」，把「固有文化，要從根救起」之心願。茲摘錄正在開始撰著的「大學古今義疏論正」的卷首，「孔學泛論」中的一段文字，以及詩若干首，俾利對賴君有較深切的瞭解。——孔學泛論：

「……我僅據此一事實，就明白程朱二人都不明瞭孔子之道！他二人所瞭解的是曾參所說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的忠恕之道。所以靠大抄特抄程朱偽儒學考取的舉人，進士，會元，狀元，翰林學士，以及現代的新儒學派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們，他們全都是跟着程朱，僅見到曾參所說忠恕之道；絕對無一人能見到孔子之道！因爲孔子說：「道一：仁與不仁而已矣」。可見孔子不承認有第三條忠恕之道。況且孔子在論語所說的三十多個德目，以說仁的次數最多，共用了一百零四個仁字。第二多是禮，共用了六十八個禮字。第三多是孝、忠兩目，大約各用了三四十個字。其餘之德目，都不超

十次！從這一個比較來看，亦可認識孔子之道是仁道，尤其是魯哀公問「人道誰爲大」？孔子答說：「人道政爲大」；人與仁同，我據此可以告訴大家：孔子之道，是仁道，是做人之道的全程，也就是爲政之道。論語爲政篇第二十一章：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政？」這就是孔子自己說明做人之道，就是爲政之道的言論了。程朱奉曾參忠恕之道以爲是孔子之道，就表現他們根本未能窺見孔子之道！」

寄情詩——擬寫武俠小說

吳市吹簫，勞者之言何達？王孫佩劍，漂母之食堪嗟！况乃聖教沈淪，父兄乏鯉庭之訓！世風凌替，子弟失雁序之規！思假雪芹之村言，寓維摩之丘壑。美人芳草，寄楚騷之行吟！牛鬼蛇神，托遊俠以見意。

撫劍長歌自笑痴，盈盈一水久棲遲！卧龍屠狗知何似？飲馬聞鷄願已違！夢裡家山燕市月，念中煙雨柳堤絲！紅羊劫後淒涼甚，忍付稗官欲訴誰？

去國

去國辭家四十年，投艱橐筆奮揚鞭！香江瀛嶠時來往，滄海桑田幾變遷！儘有燕臺憐馬骨；依然蘭省老文員！退休欲繼儒宗志，述作而今不值錢！

遣興詩——解嘲

余流亡香港，貧不能購履，日惟木屐一雙。同學黃賢本以此見嘲，因作詩解之。

自惜風流仰謝公，於今遊屐更誰同？九龍新界都行遍，留取泥痕識斷鴻！

勸人詩——有贈八首錄三

莫負雙親掌上珍，讀書明理重求真。可當沈溺天堂夢，不事生人事死人！
讀書古訓惜分陰，莫把韶華聽福音。福在自求憂自致，學如不及是良箴！
是非莫辨竟何昏，飲食無端謝主恩！一飯願君深記取，耕雲鋤雨是農人！

諷人詩——兵劫

馬嵬兵劫首開端，趙宋效尤洪憲攢！少帥西安愚受惑，暮年思過可心酸？

罵人詩——見臺灣大學教授黃得時賦呈日本國士館教授福島正義八段詩感作

武士道原侵略種，奸淫擄掠殺嬰孩！八年浩劫何悲慘，底事甘心媚日來？
冲天鬥志君何光？載譽歸來是那方？夷夏莫分廉耻喪，如君應愧祖宗黃！
劍道重燃武士魂，驚心倭寇欲翻身！炎黃可奈生賤種，竟向蝦夷頌美新！

附錄黃得時呈福島正義詩

允文允武氣縱橫，鬥志冲天劍自鳴。君子之爭超勝敗，堂堂比賽表精誠。
率團比武越重洋，載譽歸來句滿囊。虎鬥龍爭憑一劍，士魂士魂賴弘揚！

詠劉宜良崔蓉芝夫婦

不忠不義劉宜良，失職乘機溜外洋，醜詆飛龍洩私憤，宗邦被創劇堪傷！
婦隨夫唱崔蓉芝，控訴宗邦又費詞！把握詐財機會好，挾洋自重一娥眉！

附注：情報局高級職員兼中央社記者劉宜良，筆名江南，以臺灣與南非合作研製核武計劃洩於某國，致臺灣被迫取消該計劃。劉因而逃美被刺死。其妻在美控告臺灣政府主謀索賠！

論語新論自序

論語一書雖是今天臺灣中學生必讀，但大多數同胞都不予重視。都以為論語是老古董，不適合現代需要。在今天來研究論語，實有抱殘守缺、不求進步之嫌！誠然，自民國六年陳獨秀胡適新文化運動要打倒孔家店以來，不但論語之被人輕視，連帶國文也不獲教育當局重視！這次（民國七十七年）星加坡舉辦的「儒家思想可以抵禦西方歪風」之世紀辯論，最後冠亞軍之爭，臺灣大學學生竟敗於上海復旦大學學生。因為復旦大學提出1.「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是孔子輕視女性。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孔子主張愚民。3.「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是孔子以孝行拘束青年發展。臺大學生便無詞以對！於是更使青年以為論語真的不合現代需要了！其實臺大學生之所以辯論失敗，其責任不如報紙所說「預備不足，對儒家思想不瞭解」。也不是臺大學生素質差，反應不够快；更不是孔子思想真的有糟粕黑暗的一面；其責任在於講授論語的教師温故

而不能知新，而以誤傳誤，不但誤人子弟，更使孔子蒙羞，國家教育失敗暴露於國際！其次則我們黨辦的報紙副刊編輯之無識，專門發表批評論語似是而非的文章，增強了教師對學生的誤導作用！臺大學生焉能不敗於復大學生呢？

不錯，論語義蘊精深，而措詞簡約，不易領會。是以孔子傳人曾參亦不免偶然會錯了孔子語意，以爲「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後世學者對論語當然不免有更多誤解了。況且自宋代代理學家之融佛入儒，把孔子學術思想導入歧路，捨求知識而求天理人欲之判。然而天理終不得知。人欲終不能去，而知識卻是一蹶不振！使國家一亡於元，再亡於清，幾爲帝國主義列強所瓜分，使國人對自己中華文化失去自信心。始則以爲外國之強，在其船堅炮利，是我們物質不如人！繼則惑於外國的學術思想之標新立異，索隱行怪，而我國人則仍斤斤於二千五百年前孔子的學術思想，則並精神也不如人了！此種失敗主義論調，以我國的教育界文化界中的部份人士爲尤甚。例如新文化運動時期的領導人物如陳獨秀、錢玄同主張廢除漢字，改用羅馬字書，徹底消滅固有文化，改爲全盤俄化。如梁漱溟、胡適之則主全盤西化爲對抗。於是中華文化的存廢問題，已不待當時列強瓜分中國之議實行，已由我們中華民國的教育界文化界人士首先掀起來討論。中華民族的自尊心遂掃地而盡，而崇洋媚外的風氣以成，真是可悲的了！

自古滅人國的必禁用其固有文字，摧毀其固有文化，以遂長期奴役剝削的侵略野心。遠的如俄羅斯之佔領鮮卑利亞（今之西伯利亞）而俄化之。英吉利之佔印度而改用英文。

日本昔日佔領臺灣及琉球，亦均禁用中國文字。美國佔領菲律賓，亦改用英語。這都是歷史的鐵證。但這些國家地區之全盤俄化、英化、日化、美化都不是自願的，而是被帝國主義強力壓迫所致。國父在民族主義中曾說過：「文化是組成民族的五大要素之一」。沒有自己的文化，也就沒有自己的民族。文化沒有了，民族不是被同化，就是被奴役。如美洲的黑人和紅番，被初期的英美人士所販賣奴畜，被今日的美國文化所同化而萬劫不復！這是最顯著的例證。世界上任何民族，任何國家的人民，其中少數敗類不知莊敬自強，而無耻到充當敵國內奸，做賣國賊的則有之。而無耻到別國還未來侵，便迫不及待的預先自我毀滅固有文化以促國亡的，則從來未聽說過。有之，則自我們中華民國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物之流始！所幸我們真正的先知先覺孫中山先生融會中西學術思想，發揚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脈相承的中華文化，著為三民主義，挽狂瀾於既倒，振民心之萎靡，才獲得北伐統一的成功。這不是巧合，不是幸致，這是我們中國的歷史法則。因自堯帝提出中道為儒家中心思想，舜禹相繼承傳，而有三代大一統之盛！西周承傳道統而益加發揚光大，允執厥中而有郁郁乎文哉的四百年之至治。平王東遷，儒家學術文化衰退，而戰亂以起。孔子集先聖學術之大成，開創有教無類的平民教育風氣，發揚中庸思想，創為人道的政治理論。惜未得時君信行其道，因而百家爭鳴，戰亂益甚！漢興罷黜百家，儒學定於一尊，遂有漢唐兩代之盛世。但自宋代學者融佛入儒，固有傳統儒家學術文化因而變質，被後來帝皇所利用。尤其論語一書，更被利用作為愚民工具。從

此國勢一代不如一代！可見上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傳統文化，繼續發揚光大儒家學術思想的三民主義，國父稱之為救國主義，實在有其歷史根據，而獲致北伐成功的。現在我們祇要遵循歷史途徑，繼續發揚光大儒家學術思想，當然可以抵禦西方歪風的。

祇因到了最近四五十年，日寇外侵，國內動亂，於是七十年前的失敗主義論調又告死灰復燃。有陳序經著「中國文化的出路」一書，襲取梁漱溟的主張，要把中華文化改為全盤西化。還有不少無知識的文化界教育界人士，常在有意無意之間跟著起哄，說中國傳統文化是封建及農業文化，不適合於今天民主自由的工業時代。我們以一肩擔當時艱，繼承三民主義道統的故總裁蔣公，目覩那些學者教師不知莊敬自強，怒然憂之！乃於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初，向全國同胞提出復興中華文化的建議。可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負責教育者雖有推動機構之設立，但所用非才，祇能做些表面工作，攬些不三不四的音樂會或舞蹈會之類。至於國人對中華文化的自信心，中華民族的自尊心，則絲毫未能使其恢復！而且崇洋媚外之風氣有加無已！國民黨的中央日報於六十六年四月十二日副刊所發表的文章就說：「孔子生長於封建時代，故其思想多少反映當時的社會背景」。私人辦的中華雜誌十五卷一六二期也有一篇文章說：「傳統文化與現實生活，距離未免遠了些」。這些話都是各該報刊的編輯先生和作者，對中華文化失去自信心的流露。還有人認為一篇文章或一本書，其內容能和外國學者之一言一語，甚至一個字的意義相同的，就是可信的。例如也是國民黨辦的中華日報六十六年五月十日副刊的文章說：「文化是動

的，一切文化都是動的。文化之所以是動的，是因為文化是人類改造環境以滿足其生活的努力的工具和結果。人類之所以別於他種動物而有文化，都是由於人類能努力去改造環境，努力去創造文化。努力總是要動的，所以文化之發生和發展，完全是賴於動。安靜不動而隨著時代環境而推移，決不會創造出來文化來」。陳氏（陳序經）之論，與華德——Ward——所說：「動物是被環境的改變，人則改變環境」，完全符合。故陳氏推論「一切文化都是動的。中西文化的差異是在動的快慢多少而已」。又說：「行爲科學的科際整合，並非什麼化。INTEGRATION 此字是綜合、合成，並無全盤×化的意義」。因此，現在還有人主張全盤西化，或者保持固有文化，都可說是病在不知文化的真義。如果梁漱溟分世界文化爲歐洲、中國、印度三者，禪宗及理學是中國與印度的文化整合。我們最後一期似乎是中國與歐洲的文化整合；或可奠定中國文化的國際地位。』看這段文字可以想見作者和黨報的編輯先生，對國人寫的文章見解祇要能與外國的一言一語，甚至一個字的意義相合的或相近的，就是對的，是可信的。他們如此迷信外國人，就是他們對自己的中華文化的自信心，中華民族的自尊心，以及中國人的羞恥心，通通都喪失的一乾二淨，絲毫無存了！但是負責推動復興中華文化的大人先生尚不知自我檢討改進，或自咎讓賢，以謝國人；竟還自吹「十年有成」，這不但我身爲中國人的看不順眼，就是身爲外國人的西德音樂家克勞斯也看不過去！他對我國名記者蔡文怡先生幽默地說：「在德國我所認識的人，就沒有會演奏中國音樂的。而在此（指中華民國）學音樂的人，幾乎都會彈奏貝

多芬的曲子」。這不僅是音樂家過份崇洋而為國家招來的羞辱，而且是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努力「十年有成」的重大諷刺！

其實中國與歐洲的文化整合，是大和民族沒有自己大和文化的日本人的做法。歐洲文藝復興以前，其文化遠落於我們中國之後，他們許多科學知識都是經由中東輾轉從我們中國學去的。但歐洲謀求文藝復興時期，未聞有不知莊敬自強的無耻之歐洲學者倡言歐洲與中國的文化整合，或提出全盤中國化的主張！我們中華民族原有照耀世界的中華文化，不須要日本貨什麼整合整合的；而且還應該以宋代學者融佛入儒為前車之鑑。我們中華文化既以儒家人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的學術思想為中心，凡對外來各種文化應該依照論語所載孔子言論：「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這些話去做。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秉持中華民族的觀點，遵循中華文化的軌道，對世界上所有的學術思想，「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所以我們中華文化的發揚光大，有我們自己應走的道路，論語已說的很明白了。何須把那沒有自己大和文化的日人所製造出來的日本貨「中國與歐洲的文化整合」，取來翻版使用呢？

當年老總統蔣公之提倡復興中華文化，不僅是針對社會上之批孔揚秦，而且是遵循重振中華民族，強大中華的歷史途徑。但是要想復興中華文化，必須使國人恢復對中華文化的自信心。要想國人恢復對中華文化的自信心，必須使國人徹底瞭解作為中華文化中心的儒家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的學術思想。要想國人徹底瞭解孔子學術思想，非把古今

學者對論語的誤解加以論正不爲功。因此我之所以撰著「論語新論」，固不僅提供大中學生今後出國辯論爭取勝利之資，而主要是遵循歷史途徑，發揚光大孔子學術思想，抵禦西方歪風，達成三民主義大同之治。

然而論語篇章浩繁，義蘊豐富精深。加以距今二千多年，其用字造語每與我們不同，更增研究之困難。在此亟待復興中華文化，發揚孔子學術思想的今天，若僅憑我個人來撰著「論語新論」，光是博覽古今人對論語的研究及解釋之書籍，就恐力有未逮！幸而內子王珍華係吾鄉宿儒王公球義伯之愛女，家學淵源，夙承父教，備經顛沛流離而益增體驗，故於論語每多獨到之見解。她和義女蔡小玲都先後參與撰著寫作。小玲聰穎過人而又勤奮好學，初畢業於實踐家政專科學校，繼畢業於教育學院，常把齊家育才治事之道，與論語參合研究，別具心得，堪稱後生可畏之士。他們兩人又都深明民族大義，願共同爲復興中華文化，光大孔子學術戮力。自民六十年迄今越十七寒暑，合三人之力，共論正一百二十餘章，整理成秩，以付手民。時中華民國七十七年秋賴強序。

論語新論吳序

吾友賴強兄，少時研讀經史，頗有根底，及長值抗戰軍興，投筆從戎，卅九年由海南率部隊撤退來臺，數年後以中校營長退伍。五十五年由其妹賴瑤芝挽余推介，時余任教實踐家專，蒙謝校長錄用，派在總務處工作。賴君公餘愛好研讀「大學」，夙興夜寐，費時七年，完成「大學新論」一書，持稿求謁王雲五先生，雲老略覽其稿，遂交商務印書館出版，並親函復勉，謂：「深佩中多創見，惟望臺端研討不厭求詳。」等語，賴君蒙其嘉勉，由是研鑽益勤。

六十一年謝東閔先生膺臺灣省政府主席新命，以賴君治事勤慎，曾獲考試院特考乙等（相當高考）及格，遂派任省府秘書。退休後全心全力研究儒學，至今不懈。

今秋接賴君來函，謂積十八寒暑之心力，方撰成「論語新論」，凡卅萬言，行將付印，承囑作序。嘗思漢興以來，兩千年間，大儒名賢爲「論語」作義疏，名著力作不下數百種，爬梳析理，見仁見智，至今若干篇章仍未有定論，賴君之作，博覽群籍，功力深遂，宏識創見，貢獻至鉅。

當前我國工商業發達，經濟繁榮，社會一片富裕景象，然而生活品質未能隨富裕而提升，導致人慾橫流，風氣敗壞，黨國大老謝東閔先生先後勸勉國人閱讀「論語」，倡導「創立漢學研究園區」，期能補偏救弊，宏揚固有文化，挽救世道人心，賴君以實際行動

響應謝求公之倡導，余既欽佩求公之卓見遠識，登高一呼，群山響應；更欣見賴君之作，適時問世，從此宏揚儒學，復興文化，必將百川匯集，蔚為儒學巨流矣。謹綴蕪詞，以爲讀者介。民國七十七年 國父誕辰紀念吳文曉序於臺北寓所

論語新論梁序

朱熹大學章句與論語集注，風行八百年至今未衰。其間雖有不少學者指摘其注釋偶或未當，然多自矜風度，出語含混，近於鄉愿。能如顏元「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之斬釘截鐵語者，則僅顧炎武，王夫之，戴東原等三數人而已！然而彼等之駁斥朱注，僅指出其一二字或一二語之誤耳。能指摘某一論點見解之謬誤者，殊不多見，至於能提出具體理論與驗證，以論正朱氏大學章句之全部注釋與王陽明以致良知爲致知，盡屬謬誤見解者，則古無其人！能對論語集注大量指出其注釋謬誤，而加以論正之以成專書者，亦古無其人！迨民國五十七年，始有陳大齊老先生之論語臆解，論正論語古今注疏之謬誤者一百零五章則，約二十萬言。又至民國五十九年，始有賴強君以民生史觀研究大學，本人道「誠之」爲立論基礎，撰著大學新論十萬言，以具體理論及多方驗證，將朱氏大學章句之全部注釋，以及王陽明以致良知爲致知之說，並皆駁正。尤其於朱氏

「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說，憑論語所記孔子之言將其徹底推翻，誠爲空前之創見！昔吾粵鴻儒王雲五先生僅略覽數頁，已深佩其創獲良多，爲之編入人文庫出版。今賴君繼大學新論之後，將其積十八寒暑之久，合妻，女三人之力，方撰著完成之論語新論（原名論語古今注疏正誤）付梓。此書於陳大齊論語臆解一百零五章則之外，論正一百二十五章，約三十萬言。賴君自謂平生學力，盡萃於此。余雖未暇盡閱其全稿，然略窺一斑，已知其爲博極群書，獨具新見之作。雖藏之名山，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余觀於陳大齊與賴強之所著，真可謂今人勝古人多矣！賴君名強，字之權，粵西羅定縣人，畢業於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十六期，與余爲先後期同學，且余曾任十六期之區隊長，劫後餘生，投艱寶島，復得相聚，相與談兵論學，緣分不淺也！今賴君以其論語新論出版在邇，請序於余。余基於「親愛精誠」之校訓，義不容辭，因次其始末而爲之序。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雙十國慶紀念日梁伯群序於地方自治半月刊社

論語新論鍾序

論語是我國文化之瑰寶，列入中學教科書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故是人人必讀的經典。其功用小則啓發我們正確的思想，引導我們正當的行爲；大則致國家民族於富強康樂之

地，使社會群眾呈繁榮和祥之景象。但一般人認爲論語文字艱澀，義理深奧。且如朱熹之輩，於論語多有謬誤之詮釋，而遺害無窮，被人誤會論語爲無一是處之死學，欲棄之毛坑而後快。

孔子思想其最高理念是仁，最重視的也是仁（衛靈公第八章），而仁者愛人（顏淵第二十二章）。但愛人不可偏愛，不可溺愛，必須有理智，有博愛精神。故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陽貨第八章）。孔子對仁的釋說有：先難後獲（雍也第二十章），克己復禮（顏淵第一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無怨（顏淵第二章），其言也訥（顏淵第三章），恭，敬，忠（子路第十九章），維持國際和平，抵抗異族侵略，保存民族文化，避免後世人民淪於被髮左衽的亡國奴（憲問第十六、十七章），寬，信，敏，惠（陽貨第六章）等諸德，皆本於仁。

仁既涵攝上述許多德目，然歸納起來，則是孔子告訴曾子所說：「吾道一以貫之」。而這一以貫之所成之道，便是仁道。仁者人也（中庸），仁就是完美的人，故仁道亦就是完美的做人之道。魯哀公問孔子：「人道孰爲大」？孔子答魯哀公說：「人道政爲大」（禮記哀公問）。是故孔子之仁道即是人道，亦即是政道。正因爲孔子之道是政道，所以子夏說：「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朱熹不明此義，誤以孔子學術思想主靜主敬，且認爲靜能生慧。而千百年來，學者多拾朱氏唾餘，本著靜能生慧之邪說，將一部活生生的論語注釋成死沉沉的理學。其錯

誤之處，不勝枚舉。而古今注疏如集解，皇疏，集注，正義，新解，新注，新譯四書讀本之類著作，不但昧於義理，且令後世社會國家未能發揮其仁德之效用，令人深感遺憾！

吾友賴之權兄沉潛力學，有見及此，自民國六十年迄今十八易寒暑，專心精研論語，每發見古今學者誤解論語之處，必獨抒新見一一加以詳細論正，計上下論共論正一百二十五章，都三十萬餘言，深符孔子言論思想之圭臬，洵爲闡揚孔子學術之功臣！今欣逢該書付梓問世，爰綴數言以爲引介，希後之學者深研之，篤行之，則不必期以百年，國家民族之富強，當有是賴也！

時中華民國七十七年戊辰孔子誕辰紀念日合浦鍾錫英謹識

予與錫瑛兄四十載交深莫逆，而於孔子學術思想之辯難，往往宵分不休。錫瑛兄在予大學新論出版之前，曾著作道理與性命一書行世，更常於報章及孔孟月刊發表見解超卓之論文。今拙著論語新論完稿付梓，承其力疾撰序，以增光寵，至感隆情！謹書數語，以表謝忱。戊辰孔子誕辰賴強謹誌。

半紀

半紀異鄉苦浪奔！飄零無奈近黃昏！狂瀾獨挽心雖壯，健筆書殘誰與論！抱志未應嗟老大，放言堅欲醒黎元。原知文化從根救，莫遣精神斷水源！

附註：孔子集上古學術之大成。凡上古文獻，非經孔子校勘編輯成書以授生徒，便不能流傳後世。可見事實上僅孔子一人之學術思想，才是我中華民族固有文化之根，為中華民族精神之源頭活水。國父孫中山先生提醒國人說：「現代科學要迎頭趕上，固有文化須從根救起」。這就是認定孔子之學術不但有病，且已急須救治了！

據我研究，孔學之病，起因於曾參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一言，首開誤解孔道之端！秦火而後，漢代復興儒學。司馬子長誤會孔子之道在春秋。自以為作史記係承傳孔子之道。兩晉隋唐，去古漸遠，以韓文公之文學修養功深，而且有志闢佛揚儒，仍不知孔子「一以貫之」之道，是什麼道？他在其「原道」文中，祇能泛說：「行而宜之之謂道」。到了南北宋之際，朱熹私淑二程，集北宋學術之大成，以為新儒學（理學）。被後世帝皇賞識為愚民工具！復被「天下文章一大抄」的歷代大抄公捧朱氏為新儒學大宗師，送入孔廟奉祀。直以程朱之學（理學），取代孔學！並奉為儒學正宗，遂使中國之士無器識，國勢積弱！明清之際，中國社會已流行一句：「百無二用是書生」的諺語。下及清之季世，中國知識份子已沒有知識應付國際外交事務！以致中英鴉片烟之戰，中國戰勝了英國，反要割讓香港及賠款給英國；還要訂立五口通商的不平等條約，以利英商將鴉片推銷全國，毒害國

人成爲「東亞病夫」，中國知識份子之無知識，遂騰笑於國際，惹來兩度被列強瓜分之危！到了民國二十年（即一九三二年）九一八，又有東北邊防長官少帥張學良，擁有步騎炮空戰鬥兵員四十萬，祇爲愛好和平（是他九十生辰在臺灣電視臺向觀衆公開述懷感言），而一槍不發的將東北三十多萬平方公里之錦綉河山及人民，送給日本派遣軍一個師團於三個月內接收完畢。到了中國抗日戰爭八年之久才獲得最後勝利，又因蔣介石精研陸象山王陽明之學說，深信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及基督教教人被別人打左臉一個嘴巴，也要將右臉請別人也打一個嘴巴的博愛精神，因而以德報怨（免除日寇賠償中國之損失），這是違反孔子「以直報怨」之聖訓的！以上種種，全都是中國知識份子沒有真知識之顯露！我十分同意顏元「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的主張！所以我在流亡海外五十餘年之歲月中，我依然力行國父孫中山先生「固有文化須從根救起」的提示。可惜我孤掌難鳴！在這半個世紀中，我找不到志士相與砥礪合作！現在我已年躋九秩，不可再找下去了！祇好憑我個人奮起道德勇氣，獨挽狂瀾於既倒了！我相信天意若是斯文未墜，必使我有足夠的時間，來完成我文起千古之衰之責任。

我相信看過我這首「半紀」詩和「附註」之人士之中，必有部份人士認爲我失於驕狂自誇，也必有部份人士認爲我祇是依事實直說，毫無增減，是坦白至誠，不作虛言來表示自謙，這才是當仁不讓的真君子。這兩種不同的看法，不是見仁見智之不同，而是小人儒與君子儒之見解不同！然而此兩種看法，對我則是過猶不及。其實我是個既不敢超前，也不想落後的平凡人而已。

九秩生辰感懷並序

國父孫中山先生說：『現代科學，要迎頭趕上。固有文化，要從根救起』。孔子是我國承先啓後之儒宗，其學術思想便是儒家道統之根，也即是我們中華文化之根。然而自孔子至今二千六百年來，僅有我一個人敢說曾參所說『忠恕』，不是孔子『吾道一以貫之』之道；而又能提出第一手資料爲證，說明孔子『吾道一以貫之』之道是什麼道，其道內容有些什麼東西。而臺灣的中國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當權文化界人士，與望重士林之學者，既無才學提出更有效的第一手資料來駁斥我之論點。卻堅持奉行宋明以後的『天下文章一大抄』之風尚。一致抄襲九百年前程朱陸王舊說。藉曾參之胡言誤導世人！並藉其編輯權力，把我具有真知灼見全新見解之作品投入廢紙簍中，不許在公營報章雜誌發表！所以我認爲老天若要『斯文未墜』，就該使我再多活十年，庶能文起千古之衰啊！

深知儒道救從根，可奈忽忽九秩臻 天意斯文真未墜 合教壽晉大齊辰

九十自壽聯

介耄壽而上躋期頤，斯文未墜邀天眷。
發新知以昌明孔道，此志行成在自強。

給陳大恒主席函（一）

大恒世兄惠鑒：

你托胡毅帶來見贈的「羅定文史」四冊，「瀧江文藝」三冊，於八月廿七日經由三羅同鄉會理事長葉美英女士轉交前來，均已收到，勿念！

吾羅往昔武風鼎盛，文風不振，垂千多年了！今日能有兩期刊並肩發行，足見風氣已轉，誠可喜之現象。且其中人物往事之述叙，頗多可供增修縣志之參考，謹謝！

兩期刊的作品均已看過。文以賀朗君所撰爲佳。惜其黨派意識過濃，效果適得其反，易滋讀者疑其非信史也。詩則以黃至誠君之歲暮抒懷一章爲佳，不料吾羅尚有此等詩人也！因次韻奉和兩章，另紙謄繕，隨函附上，煩代轉陳黃至誠君爲感！

另又隨函奉陳本年四月以後作詩五紙，敬祈教正！

今後如有足修志參考之文獻，請多多惠賜爲荷！專此敬頌

道安

賴強敬啓一九九三年八月卅一日

給陳大恒主席函（二）

大恒世兄青及：

八月十九日大札已接到數天，因小病月餘，延至今日才作復，請諒！

寄來剪報影印一張，已快覽一過。其『評判「論語」的價值坐標是什麼？』一文，作者對論語的文義，似是全以朱注爲本。朱熹誤解論語文義的將近二百章之多；故據朱注來研究論語價值，無異盲人摸象！我舉個例來告訴你：清季名臣沈葆楨撰鄭成功祠聯云：

開千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

極一生無可奈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

他於對尾首句的意思，是說芝龍降清，成功從之則不忠，不從，則不孝，是其處在進退維谷的境遇，是無可奈何之缺憾！這就是沈氏誤信朱子論語章句集注對里仁第十八章的解說，人子應當「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才是孝。其實「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無怨」數語，是說爲子者，於幾度勸諫父母之後，見父母不納意見，仍然要恭敬不違背禮法的勸諫，不可嫌麻煩而怨對父母不聽勸告。絕不是孔子教人勸父母不聽便跟着父母去做賊！可見鄭成功並無什麼「無可奈何之遇」，是十足的正格完人！

這事還有個笑話：鄭成功原是明末諸生（即秀才），他也誤信朱注。但他認爲救國救民比盡

認可爲孔學專家更切實際。故名爲「現代孔學家兼傳統詩人賴強小傳」。

第二、我對孔子學術思想之研究，早已突破古今學者藩籬。古今無數舉人，進士，會元，狀元，大教授，名經師，誰能否定程朱陸王的大學義理？誰敢說述聖曾參說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的忠恕之道，不是孔夫子之道？古今二千餘年，僅有我賴強一人既能說，而且敢說。我爲了推翻程朱陸王的大學全部義理而撰著之「大學新論」，早已被王雲五先生收入「人人文庫」，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面世，至今一九九九，已二十九年了，尚未見有人能駁斥拙著之未當者！據此一事實看來，我賴強之才識是否高絕古今呢？我之自傳若依此事實坦誠直說，會不會被人誤會我驕傲狂妄呢？如我不想被人誤會爲傲，而想表示謙遜，則必不可依事實坦誠直說了。也就是必須說謊，才能表示謙！但說謊不誠，則違背孔子言行一致之訓！經個多月考慮，還是決定傳記要講信存誠，還要推廣「內舉不避親」之義，成爲「內舉不避自我介紹」。於是我夾敘夾議的寫成自己的小傳，隨函附上以供裁剪。煩轉交編輯部可也。

專此不盡 敬 頌

合府均安

賴強頓上

一九九九年

十一月廿一日

孝更重要。自己決心報國，不能盡孝，有違孔子「又敬不違」之訓，祇好放棄聖門弟子的身份了。於是他進入孔廟，將儒服脫下到孔聖神位前焚燒，並祝告說：「昔爲儒子，今爲孤臣，向、背、去、留，各行其是，謹還儒服，唯先師昭鑒！」

所以，要探討論語之真正價值，是不能以朱注爲依據的。

汝寧世兄確實很想一看龍龕巖。但我老了，筋力退化；而且天氣熱又怕熱，冷又怕冷，和他的休假時間很難配合。現尚商而未決。

病後精神易倦，不多談了，專此敬祝

公綏

弟賴強啓九月一日

給陳大遠館長函

陳副研究員博物館長大遠兄臺鑒：

大恒先生來港說，政府要輯印一本「羅定人物紀略」。我被公認爲當代詩人，請我提供資料，或自撰小傳，以三千字爲限。我動筆時發現有兩個問題，須詳加考慮：

第一、我平素爲學所專心致志的，是經世致用之孔子學術。於詩，則僅供自己寄情遣興之需罷了；因而我之孔學遠高於詩學。我之詩既被認可爲詩人，則我之孔學更應被

再給中華詩人大辭典編輯函

中華詩人大辭典編輯委員諸君公鑒：

貴會爲編輯中華歷代詩人大辭典，把我列入現代詩人，向我徵取資料，至感榮寵！我去年春已如 命郵寄。不知是否收到，至爲繫念。

詩人多感，不多感不足以成詩人！小傳限於字數，既已觸動情緒，而又不能暢所欲言，故藉此函，聊申懷抱。

我幼失怙恃，缺乏家庭教育，流於狂妄，自視甚高！在小學時期已抱定兩個願望：（一），執干戈以衛社稷。這是看說岳精忠演義這本章回小說所引發的。（二），文章報國。這是因蘇東坡讚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之言，使我始則慕韓，漸而覺得韓文公志大力小，難以發揚孔聖學術，我應該當仁不讓。

一九三七年政府宣佈全面抗日，我即棄文就武，作投軍別親友詩三章：1.家國存亡日，男兒征戰時！英年心力健，搔首莫躊躇！2.自惜詩人懦，問關入伍生。三年操練緊，萬里從軍行。3.投筆今朝去，雄心馬首前。天涯鋒鏑裡，高唱小戎篇！我從此在沙場與日軍週旋到底，完成了第一個願望。第二個願望「文章報國」，則比較複雜。我首先認識中國積弱之由，是因孔學衰退！而孔學之所以衰退，是因朱熹融佛入儒！韓文公能見及佛道將使中國積弱不振，故有諫迎佛骨之事發生！所以我首先花七年時間，撰著「大學

新論」十萬言，把朱熹「大學章句集註」的全部義理徹底推翻。於一九七〇年由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入人人文庫出版。接着又花十八年之長時間，撰著「論語新論」三十萬言。論正古今學者誤解論語一百二十五章。此書於一九八八年由臺灣大社會文化事業出版社取去出版。這兩本書是否能「文起千年之衰」，完成我文章報國的第二個志願，則要待百數十年之後，才能見分曉了！

不過，臺灣有一批學者，教授，教師，和他們之徒子徒孫們，奉朱熹為新儒學宗師，而自鳴為新儒學派的人，卻沒一個有真才實學，能提出一點新論據來為其宗師辯護！他們自己也笑罵由你笑罵，依然不知憤發，力求「溫故而知新」！祇知抄襲九百年前程朱「親，當作新」的舊說，來騙人說是新！或有人說：「天下文章一大抄」。祇要你懂得抄，就是你有心得的作品；這就是古今新儒學派不傳之秘的心法！因此我曾經以嬉笑怒罵之筆，詠大抄公四章：

程朱而後更饒饒，「天下文章一大抄」，義理相承無二致，自矜傑作任君嘲。

漫嘲顏厚大抄公，惟酒無量著述豐！改尾換頭稱傑構，一年半載便成功。

原無才力創新聲，舊曲翻抄編著成！恰似琵琶半遮面，伶人演技表情精！

編著頻頻詡等身，是編是著妙無倫！新瓶舊酒君休笑，水有源頭樹有根！

古今大抄公們固然全是毫無實學，不能從溫故而獲得新知，祇是浪得虛名之輩了！然則他們奉為宗師的朱文公熹又是如何呢？我以為我已經够狂妄了，不料朱氏比我狂妄

萬倍，我雖狂妄，還未見有人有才力能指出我什麼不通之處。而朱氏之學，我可以隨便就提得出鐵的事實來說明他是狂妄無知，狗屁不通！例如朱氏初則自視足與至聖先師孔子並駕齊驅，便爲「大學」補作格至補傳！繼則在格致補傳中，儼然做起聖人孔子之老師來，居然對孔子「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之論，大加刪改，既刪去「意誠」一目，又把「心明」取代「心正」；他說「……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試問「心明」與「心正」，分明是截然不同的兩碼子事，怎能以心明取代心正呢？蔡京與秦檜兩人都是飽學之士，其心甚明；祇是其心不正，所以兩人都做了奸相！朱熹對如此膚淺的道理都分辨不清，是不是繡花枕頭，虛有文彩，毫無知識呢？

本來朱熹之無知，祇是他個人的事。但他自以爲是聖人，好學孔子廣授生徒，這後遺症就大了！大家想想，自南宋下迄今日將近九百年。期間的舉人，進士，會元，狀元，以及現代奉朱熹爲新儒學宗師的所謂名國學大師，大教授，有誰不是精研朱氏新儒學而竊取盛名的？但又有誰發見朱氏自我作聖，還儼然以聖人孔子之老師自居的狂妄無知呢？更有誰發見朱氏大學章句註釋義理，全是狗屁不通的胡說八道呢？沒有，古今都沒有！可見新儒學作育出來的所謂碩學鴻儒，全和朱氏一樣都是繡花枕頭，空有文彩，毫無實學；以致社會產生一句「百無一用是書生」的流行諺語！所以鴉片戰爭，中國戰勝

了英國，反要割地賠款給英國。還要訂立五口通商不平等條約，以利英商將煙毒向全中國推銷，毒害中國人成爲東亞病夫！遂使中國知識份子之無知識，騰笑於國際，招來兩次提議瓜分中國！這都是程朱陸王理學（亦即是以紫奪朱的偽儒學）誤國！清代學者顏元說：「爲愛靜空談之學久，必至厭事；厭事必至廢事，遇事即茫然！故誤人才，敗天下事者，宋學也」。所以我十分讚同顏氏「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的見解。祇可惜顏氏才力有所不勝，未能將朱氏大學章句義理全部駁斥推翻，而提出另外一套理論，以致朱學毒害至今未已！三十年前（一九七〇年前），臺灣中國國民黨發動復興中華文化運動，設立孔孟學會爲之領導。可惜歷任負責人都是大抄公！怎望中華文化復興呢？我祇好一本童年「文起千年之衰」的願望，而當仁不讓了。我這樣以一柱支大廈之精神，來謀復興中華文化，不是我目空今古，而是因爲今古空空！

至於我研究孔學何以能突破古今學者藩籬？那是因我是自力研究，沒有師承，就沒有先入爲主之偏見，所以能接受任何人之合理指教。其指教之動機，不論其善意或惡意，祇要能自圓其說，我同樣歡迎！我自一九七零年秋盼望至今一九九九年冬，竟無一人有才識能斥拙著大學新論之非者；真是可憐之至了！

八七叟賴 强再啓

我而今惟有盼望拙著「大學新論」，「論語新論」，「大學古今義疏論正」這三本書，能文起千年之衰了！

給義女小玲的信

小玲義女如晤：十月初你和 令壽堂來中興新村看我夫婦，我倆十分感謝！一叙匆匆，未及細談今年近況，良以爲憾！

論語載，孔子說：「德不孤，必有鄰」，這二句話往年看過多次，各家注釋，亦無太大差別，我祇平淡看過，並無什麼感觸。今年春夏之交，我體驗到這句話，使我精神大爲振奮！我在下詳細告訴你：

我讀小四，三兄賴武小六時，是民國十二年，即公元一九二三年秋冬，每逢星期六晚，就同去廣東大學聽國父孫中山先生講述三民主義。見到國父訓勉學生之聯語說：「現代科學，要迎頭趕上。固有文化，須從根救起」。回宿舍後，我們兄弟商定，三兄依上句立定志向。我依下句「固有文化，須從根救起」立定我的志向。到臺灣見太平無事，便從軍中退伍，專研中華文化之根的孔子學術思想。首先發見曾參胡言亂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的話，迷惑了後人。雖然漢唐大儒不盡相信曾參這些胡言，但也未研究出孔子之道是什麼道。例如董仲舒是首先倡議罷黜百家，獨尊儒學之大儒。他雖未點明孔道，但看他偏重吉凶之說，可能他心中猜測孔子之道在易經！司馬子長則猜孔道在春秋，所以他自謂作史記是承傳孔子之道。唐代大儒韓愈是有志闢佛揚儒。他作原道也未能說出孔子「吾道一以貫之」的是什麼道。他祇泛說「行而宜之之謂道」。到了宋代的程頤就

大大不同了！程頤有一句四字咒語真言，不知他是向太上老君學來的，抑或是跟南極仙翁學來的。祇要程頤把這句四字咒語一念出來，就能將孔子所說的「忠恕違道不遠」立地變成曾參所說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現在我從朱熹論語集注中，把程頤「咒語真言」的話抄錄如下：

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

程頤這段話，在開始承認忠恕是「違道不遠」之後，緊接上一句「忠恕一以貫之」。孔子的話祇說「吾道一以貫之」。而程頤把「吾道」二字改爲「忠恕」，是用移花接木之法騙人！硬把吾道改爲忠恕的是程頤一人之私意，是毫無根據的無稽之言，這是第一點不堪採信的。其次，自「忠恕一以貫之」至「大本達道也」句，共三十七個字，全是程頤生安白造，毫無根據的無稽之胡言亂語！尤其是「大本達道也」句，更是不知所云！我據中庸說（中庸是漢以後之人搜集古人傳聞及殘留資料編輯出來之書，其中分明雜揉了後人「神道設教」思想的言論在內。可說是真偽參半，不易辨別！）：「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並未說「忠恕」是什麼「大本達道」呀！朱熹不管程頤生安白造，造謠說謊，一律照單全收，用來注釋孔夫子「吾道一以貫之」之言。這是不是朱氏不僅是盲目了！連他之心

之心眼也盲了呢？這是不堪採信之第二點。大家都知道孔子是至聖先師，不是道士，不是和尚，更不是宗教教主，他在論語教授生徒，不談神道，不談天道，祇談人道。程頤既說「忠者，天道」當然不是孔子之道了。這是不堪採信之第三點。入孔門求學二三十年，而又問一而能知二的聰明仔子貢，都未聞孔夫子談天道，而入孔門不足十年，而又是參也魯的蠢仔曾參，怎會有一動以天爾」的諾大本事呢？太不可思議了！此不堪採信之第四點。最近四五十年來，臺灣之國學大師們，大教授們，公營報章雜誌大編輯們，孔孟學會會長會員們，孔孟月刊歷年的大編輯、大作家們，全都是和朱熹同樣盲目盲心的照單全收了程朱陸王的偽孔學。他們這樣盲目盲心的盲從程朱陸王，豈不是等於盲從人家去跳糞坑，吃大糞嗎？我感到奇怪的就是這點，今日臺灣所有的國學大師教授大編輯，大文復會委員們，爲什麼看了我指謫程朱陸王之學爲偽孔學之言論，而他們又拿不出理由來爲他們的程朱陸王偽孔學辯護，卻又沒勇氣知過能改！還是跟定程朱陸王去吃大糞？還有一點更令人難以相信的是程頤距曾參一千四百多年，在這千多年中僅有程頤一人說曾參對「忠恕」「動以天爾」，使忠恕由「違道不遠」，一下子變成「夫子之道」。這樣奇怪無稽之事，朱首先相信了，而現代臺灣的國學大師大教授，孔孟學會會長會員們，孔孟月刊及公營報章雜誌的大編輯們，大作家們，誰都對程頤朱熹之言信而不疑，顯見他們全是學而不思，毫無器識之徒！「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沒有器識，徒有文藝，就是百無一用的書生廢物而已！所以我在撰「孔學泛論」的最近二三年中，因我所見的

孔子之道，與古今大儒和大抄公們所見的孔夫子之道全不相同，常常自覺有一種「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之感！不料今年新春，忽然獲得千里來鴻，寄贈兩篇有關孔子學術思想之文章爲我「孔學泛論」之佐證！真是孔子所謂「德不孤，必有鄰」，使我高興萬分！

今春首先接到一篇「孔子學術思想對歐美之影響」。作者是祖籍廣東新會縣（與嫁陳納德之陳香梅同宗），寄籍羅定縣，最後入籍美國的陳本昌博士（我在臺北中山北路紅寶石酒樓還和他曾有一飯之緣），其次是「中華讀書報」一篇報道文章。標題是「孔子精神之現世價值」。這篇文章最令我高興的是文中報道了公元一九八八年，諾貝爾獎獲得者群集巴黎開討論會。討論題目是「面對二十一世紀」。會議中一位於一九七〇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瑞典科學家，漢內斯阿爾文博士說：他在其等離子物理研究中，得出以下的結論——「人類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回到二十五個世紀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這真是「德不孤，必有鄰」了！因此，我更相信「天之未喪斯文」。所以我今年的七月二十日九一誕辰，就作了一聯自壽如下：

踰大耄而介期頤，斯文未墜，定邀天眷。

發新知以昌孔道，此志行成，端在自強。

另外我最近看了兩本人人文庫版的書：一本是日本人著，而由臺灣鄭子雅譯的。另一本是劉家楨著的。這三位中日學者，在我眼下全是大抄公！都是跟著程朱陸王去吃大糞之名學者！他們這兩本書由頭錯到脚底！也就是無所不錯！我爲節省筆墨時間僅各舉

一例，窺一斑而知全豹了！

一、日人所著的，書名「儒教與現代思潮」。儒是中國各種學派之一，不是宗教派別。他連學派教派都認不清，其他更不堪觀了！

二、劉著的書名「孔子學說與中國」。劉家楨是國民黨之文化戰士。他這本書是為三民主義找學術依據的。可惜國民黨也祇有用大抄公為才人，所以劉也是祇有跟定程朱陸王吃大糞之本事！他這本書也是由開頭爛臭到腳板底！它開頭第一節，據孔子的「修己以敬（事），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等言，依程朱說是修己治人之道，是推己及人！其實這是程朱常用以騙人的「移花接木」手法！程朱把孔子的「修己以安人」之「安」字，易為「治」字，而成為「修己以治人」了。而事實「安人」和「治人」是截然不同的兩碼子之事。一字之易，便引人趨歧於不自覺！可畏也！

尚此不盡敬頌

老少平安

義父賴強手書二〇〇三年十二月

附注：

禮記，孔子答魯哀公：「人道政為大。顏淵第十六章：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第十八章，孔子答季康子問政，孔子說：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子路第六章，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第十三章，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細究孔子這些論政之言，全是修正自己，以領導人君走上正路。毫無「治」之意。故「安人」與「治人」是截然不同的。

『孔子思想與二十一世紀』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一九九八年八月下旬，由人民日報社與韓國東亞日報社共同舉辦，中國孔子基金會與大眾日報社協辦的『孔子思想與二十一世紀』國際學術討論會在山東曲阜市舉行。會上，對儒學研究有素的二十三位中韓兩國學者宣讀論文和對論文進行評論。現將我國學者論文中的一些觀點摘編如下：

一、關於儒學的文化價值

孔繁在《儒學的歷史地位和未來價值》一文中說，孔子、儒家學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儒家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所佔分量最大，並對傳統文化的各個層面起主導和

支配作用。他說，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還包含其他成分，如道家文化、佛家文化等等，然而都未能如同儒家文化那樣居于主導地位。周繼旨在《如何看待儒學的未來發展》一文中也認為，儒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正統和主流已綿延兩千年。儒學的理論結構不同于基督教、佛教和伊斯蘭教，而其社會影響之廣泛深遠可與之媲美並有所過之。儒學在歷史上曾傳播到朝鮮、日本、印度，形成東亞的儒學文化圈。中華民族之所以能以高度文明的素質屹立世界民族之林數千年、至今保持旺盛活力，與儒學的薰陶是分不開的。他認為，對儒學的認識與評價，也要防止走向另一個極端，即把社會發展、民族興衰、國家強弱的原因統歸之於儒學的作用。

錢遜在《二十一世紀儒學發展面臨的若干問題》一文中認為，在西方中心論的影響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現代化即西化的觀點佔據統治地位。然而到了二十世紀末的今天，西方中心論已經在歷史發展的事實面前破了產。日本及東亞『四小龍』的經濟發展促使人們重新認識東方文化傳統與現代化進程的關係。許多西方有識之士把眼光轉向東方，儒學及東方文化傳統的價值被重新發現、重新肯定。

二、儒學在未來世界文化中的地位

與會學者指出，當二十一世紀即將到來之際，儒學在未來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問題，已成爲東西方學者的熱門話題。馬振鐸在《儒學在未來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一文中強調指出，東亞學者在討論這一問題時盡量避免感情因素摻入以及與此有關的主觀武斷。他

認為有必要對至今仍居於世界文化主導地位的西方近現代文化加以反思，指出它的先進之外，也找出它的缺陷及其根源，同時分析儒學能給世界文化提供哪些特殊而又適合未來時代、具有普遍適用性的東西，在此基礎上來確定儒學在未來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他指出，西方近現代文化危機的根本原因是道德、人生價值觀採取了與科學水火不相容的宗教形式。如果西方人的道德、人生價值不是以基督教信仰為基礎，而是以一種人文主義學說為基礎，上述的矛盾也就不會發生。而儒學恰恰是一種非宗教的、却又能為道德、人生價值提供根據的人文主義學說。

周繼旨也認為，人類發展的總趨勢又取決於人類共同的天賦本性，這種本性亦即人類「終極關懷」的三個指向：求真、崇善、愛美。儒學的不少內容符合人類的「求真」、「愛美」的天賦本性。

孔繁指出，儒學在未來社會的價值，仍將體現於它的道德理性方面。第一，儒家提倡仁義。儒家將人視為理性的人、哲理的人，就是指人有仁義天性。儒家這種仁義觀念經過長期歷史沉澱，深入人心，構成中華民族的心理傾向和民族性格。第二，儒家主張以義為上，即道德至上，并不排斥功利，而是主張義利雙全，而在義利不可調和時，則取義捨利。第三，儒學在未來世界文化交流中，仍然發揮重要作用。未來二十一世紀，東西方文化的交融將成歷史趨勢。

錢遜則認為，儒學在二十一世紀的發展不祇是中國的問題，也不祇是東方儒學文化圈的地區性問題，而是全球性的問題了。他認為，儒學未來面臨着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

一是儒學如何與現代化經濟發展相適應、發揮更大的作用。二是儒學能否和怎樣才能為青年一代所認同和接受。如果這兩個問題得不到滿意的解決，儒學的命運將不容樂觀。

呂紹綱在《儒學與易經研究的今後發展》一文中說，今後幾年乃至未來，儒學將繼續面臨嚴重挑戰。儒學是一個龐雜不純的體系，孔學與後世儒學表面都姓孔，實則大不相同。孔學在仁義、辯證法與唯物論諸主要之點上至今仍有真理性，現代化建設須弘揚、汲取的優秀傳統文化主要在此。作者指出，應復興孔學，不應復興後世儒學。辛冠潔、張立文、牟鍾鑒和張琢等提交的《中韓性理學之互動》、《儒學與生態環境》和《儒學與社會學》的論文中，也提出了不少新穎的思想，對與會者很有啟發。

——《華聲報》李炳清 李緒萱

國際儒家聯合會在京成立

由中國等九個國家、地區發起的國際儒學聯合會一九九九年十月五日在北京宣告成立。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當選為名譽理事長；中國孔子基金會名譽會長谷牧、韓國崔根德分別當選為會長和理事長。周南、安子介、霍英東、馬萬祺、李嘉誠、徐展堂等擔任顧問。

一九九一年正式籌備成立的國際儒學聯合會，是由中國大陸、臺灣、香港、韓國、

日本、美國、德國、新加坡、越南九個國家、地區發起，由各國、各地區與儒學有關的學術團體、機構和個人組成的國際學術聯合組織，旨在研究儒學思想，繼承儒學精華，發揚儒學精神，以促進人類之自由平等、和平發展與繁榮。

李光耀出席成立大會並致辭稱，他相信道德價值和倫理規範，對建設一個健全、穩定的社會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從治理新加坡的經驗，使他深深相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份人民都受過儒家價值觀的薰陶，是無法克服那些困難和挫折的。

谷牧對於歷經八年籌備過程而成立的國際儒學聯合會寄予深切期望，他認為隨着聯合會各項活動的廣泛開展，必將為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儒學研究團體（機構）和衆多的學者提供深入交流的橋樑和密切聯繫的網絡，也必將為熱心探討解決人類社會重要問題的各界人士，開闢一個新的舞臺。

成立大會上，中國孔子基金會常務副會長辛冠潔報告了國際儒學聯合會籌備經過，通過了聯合會章程和理事、顧問、名譽理事長、會長、理事長、副會長、副理事長名單。孔德懋、季羨林、周南、王惕吾、李嘉誠、安子介、馬萬祺、霍英東等擔任顧問。

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長、韓國儒教學會會長崔根德，聯合會副理事長、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村維明，聯合會副會長、香港大學教授趙令揚，聯合會副理事長、美國國際中國哲學會名譽會長成中英，聯合會理事、澳大利亞經濟發展委員會負責人李瑞智，臺灣中華孔孟學會代表董金裕等分別致辭表示祝賀。

作者：賴 強（臺灣）

編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羅定支部委員會

廣東省羅定市歸國華僑聯合會

印刷：羅定市明寰印刷廠印刷

粵羅印准字第 〇〇二八號

二〇〇四年五月印刷